青年叢書

致青年書

舒新城著



華書局印行

致青年書

郭城





致青年書

目次

致讀者代叙

讀者諸君：

這本小册子是我立意獻給青年諸君的。我想本書的讀者，大概是青年罷！所以再趁此機會談談我對於青年所要談的話。

我在致中學生書說過：「我是應該追念青年而青年已棄我而去的一個人」從這句話中，諸君最少當知道我現在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十幾年前，我也一樣地像諸君的年青，更一樣地被人稱爲青年。

時間的輪子一天一天地向前轉去，社會的文化、也跟着牠一天一天地向前推進：我青年的時代當然不及諸君現在的好，我青年時代的環境和生活恐怕也有許多不及諸君之處——我有一本自傳式的我和教育，詳述我的三十餘年的生活——可是那青年的黃金時代，却無時不引起我深長的、甜蜜的回憶。

我常常自己問自己：「青年的生活何以時時要喚起我的回憶？」我必不假思索地說：「因爲牠太可愛了。」倘若你們再問我何以「可愛？」我便不能立刻答復因爲這祇是我的「靈感」沒有適當的語言可以表現牠。這靈感在諸君的現在，還不會得到；能得到這種靈感的人們，恐怕又會要以「長者」自居而不肯向諸君說話。可是我愛青年，尤其愛我青年時代的生活：我雖然不能有適當的文字，將我這靈感一一表現出來，雖然不能將我青年時代的經歷一一告訴諸君，然而至少我可把常常回憶的資料，歸納作幾條抽象的東西寫出來，一面藉以作我和諸君精神上交通的媒介，一面發抒我個人久積的情感。

人生的隔膜，我以爲是事實上無可免除的；但是在程度上、却可以有很大的差異：就人類講，凡是文明程度越高的，機詐隨知識而發達，彼此相互間的隔膜也越大；就個人講，年齡越大的，社會上的經驗越多，對於人生的隔膜之感也跟着加大。這是人間的缺點：在個人雖然有例外，在人類的全體則無法補救。所以隔膜之苦是人生的共相：「我」如此，「人」也如此，諸君現在雖或不如此，但有一日之必須如此，是可以斷定的。

諸君現在的生活，雖不曾完全埋沒在機詐的社會中，但現在社會上的種種事象，已有形無形地攙入你們的心影之中，而把你們兒時的天眞打破了。可是你們還有幾種未盡泯滅的特質，令人羨愛不已；牠們雖然不能把人生的隔膜完全消滅，但可以減去許多：這就是愉快的心緒、豪爽的氣概、勇敢的精神。

這三種特質是人間的至寶，是文化的源泉；個人的生存、社會的綿延，都賴牠們維繫。現在的諸君，或者不知牠們之可貴：但是人間世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不能動搖你們的樂天觀；出生入死的險問題，不能阻撓你們一往無前的眞精神；機詐萬端的惡社會，不能湮滅你們待人的赤忱。你們的世界是快樂的、率眞的、平和的，社會上一切的苦悶、險詐、困窮，縱能偶然侵及你們，也絕不會使你們如實地感着。這樣的行為與態度，自然也是「成人」所能有，但絕不是長於利害計較心的「長者」所能一一辦到。在諸君，不必藉特殊的修養與訓練，祇要順着你們的天稟走去，就會踏上這些路道：這豈不是黃金不易的寶貴時代嗎？

我感着人生隔膜之苦，便常想到這人間的至寶，更常回憶到這些至寶在我青年時代

所開的花，所結的果。我現在自然極力要永續地保持這些至寶，但同時更望諸君能實貫牠們，善用牠們！——這是我久積於心的夙感，平時不曾說過，在本冊的各篇中也不曾說及的！

這冊所收集的六封書信，是我於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年所寫的，除去致中學生書一篇外，都曾發表過；附錄一篇，原載在我的教育叢稿第一集中，因為所討論的問題全是關於青年的，而青年諸君又不一定需要購讀那書，故而轉錄於此。這些書信所討論的問題大概可以分作治學、治事、戀愛三類。前兩類，一般所謂學者尚有時說及，第三類也許為着「尊嚴」的原故而少有人願說。在我，則很相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話，而以治學治事為謀飲食的工具，戀愛為解決男女問題的大道，所以一併說出。不過為着時間的限制，關於各方面——尤其是戀愛——的意見還不能儘量如實地發表。時間許我，也許再能寫一部人生論或戀愛論與諸君相見！

各篇所說是見解，也是經驗。這些見解和經驗是後時代的、同時代的，也許是先時代的；許是於諸君有益的，也許是無益的：這全憑諸君各人自己的立腳點去判斷。我祇知道寫我所要寫

的，說我所要說的；其他的一切，不但寫的時候不曾想到，現在也不曾顧到。不過我得申明的，這册各篇所說，都是些人生的枝節問題，並不是什麼社會改造、國家建設的根本大計。望諸君不要把枝葉當作根本；更望諸君永續地保持那三件至寶，而努力於人生隔膜的滅除與根本大計的建立。青年雖棄我而去，我却很願爲青年作執鞭的衞士：諸君想不我遐棄罷！敬

祝

諸君健康！



舒新城二十年二月十日上海

致青年書

致青年書

——討論幾件關於讀書的事——

一、購書 二、閱書 三、閱報 四、作筆記

希望負青年教育責任的人們乘便轉達你們日夕相處至可愛敬的青年！

青年朋友們：

我很愛敬你們，所以在這百忙之中寫這封信給你們：

我現在已是成人，雖然青年時代離我還不很遠，然而我現在總不能自稱爲青年。所以一面愛慕你們的年青，一面又追念自己年青時的苦寂生活，而有種種矛盾不安的情緒。若要細說起來，恐怕這青年教育專號的篇幅給大半於我，我還是不很够用。這自然不是教育雜

誌記者所願意也不是我現在的時間所能辦到，故只擇幾件關於讀書的小事和你們談談。

倘若你有機會而又願意看我這封信，我便假定你是要讀書的，所以青年應不應當讀書的問題我們不討論，而且我所謂青年，是指十二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的「人」，無男女、無職業的區別。這對象自然很廣泛，然而「青年」的範圍確有這麼大，我，或者你們，也都不願意把他縮小。所以我的話，在你看來，也許覺得很有趣或很隔膜的。

我只限定說幾件讀書的小事，故

第一從「書」講起。

辭源下書的定義說：「以文字記載事物曰書。」我們把這句話分析，便知「書」有兩種要素：一是文字，一是事物。文字是形式，事物是內容；形式自然要美，內容更加要豐。內容如何才得豐？形式如何才能美、才算美？這是文章論上的大問題，我們當然不能討究。不過我能說的：書中的豐富的內容是由於豐富的經驗，而優美的形式則由於作者「體驗的練習」我們讀書無非爲貪點便宜從他人的言論中「增加自己的經驗」而已。

讀書的目的雖然很簡單，但因爲自然界、人事界的事情太繁，我們決不能把所有的現象、或者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一一「親歷其境」，自不能不借助於他人的耳目，所以讀書便成爲必要了。不過「當今之世」，讀書實在是一個不很容易的問題。若果你眞歡喜讀書，無論如何，你總可以碰着兩個很平常而使你費去許多心思不易解決的問題。這兩問題簡單說來，就是：

1. 讀什麽書。
2. 怎樣讀書。

朋友！你果眞願意而又能看我這信，我想你最少亦曾在小學或中學讀過書，但我不知你是否曾被稱爲「好學生」。倘若你果眞爲你們的教師或長輩稱爲「好學生」，你大概對於讀書不會感大的困難：因爲要作「好學生」，在讀書方面講，各種功課都非弄到九十分以上不可，你的注意力既集中於「分數」上，而且要天天機械般專心致志地讀預定的教科書，別的事情能擾亂你心思的機會自然很少。倘若你不是十分好的「好學生」，平日

對於「古今中外」的故事歡喜留意，歡喜涉獵，那麼，我想你

第一要感着書太多，不知從那裏讀起；

第二要感着書太貴，沒有這多錢去買。

在貧乏的中國出版界，每年出版的新書籍和歐美文明國比較起來，自然有限得很。然而要不加選擇地一一讀過，姑無論在個人時間上絕對辦不到；就能辦得到，也沒有這許多金錢去買；而況有許多書籍更不值得一讀，不值得費錢去買的呢！關於買書問題，我們自然希望圖書館代我們解決。不過在現在的中國，連學校教育都因軍事影響而成爲「告朔的餼羊，」要完全靠圖書館代我們購書，眞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有圖書館的地方，我們自然要儘量利用圖書館；若無圖書館或有圖書館而沒有我們所要讀的書，便不能不自求解決。解決較簡單而較經濟的方法，是集合少數朋友各人定購若干書籍，公開的循環閱讀。假若你能集合十人，每人平均每年費三元錢買書，再每月省去瓜子花生小吃費二角五分，十人便可購六十元的書籍，盡購「國貨」當可得日報一種、雜誌三四種、書籍一百本上下。

雖然說不到怎樣豐富，然而能選擇得當，就把這些出版物細細讀過，大概總不至對於社會、國家、世界上的種種事情茫無所知。倘有圖書館可利用，那就所得更多了。

沒有錢買書固然是困難的問題，有了錢買什麼書也是當研究的。新書報的消息傳達到我們的腦中大概不外兩種媒介：一、「廣告，」二、「介紹」。照廣告去買書，自然是一種很簡便的辦法；但是廣告只說書的好處，而且不免有言過其實的地方，所以還是不大可靠。靠人介紹又未見得有許多機會；而且介紹者若是專家，則不能爲我們指示各方面的常識書；若不是專門研究的，又怕他的判斷靠不住，結果還是不大可靠。到底怎樣？據我的經驗有幾種方法大概可以採用：

1. 親到書店去選擇；
2. 請相信的人介紹；
3. 信賴著作者；
4. 信賴出版家。

平日留意報紙雜誌的廣告，看有什麼新書報出版。若覺得這些新書報是於你研究的問題有關係，或者你歡喜讀牠而出版家之發行處不遠，便親自到那裏去翻閱看其內容如何。有些書店常把新書陳列在外面，你自然可以多費時間在那裏閱讀，有時竟可以一氣讀完而不購買；就是那些書店不把新書陳列在外面，你也可以向他們指名索那種書，在那裏多費一點時間閱讀。若果那書無永久保留的價值，或者於你沒有什麼需要，你便匆匆閱過一次而不必購買——若係重要書籍，當於閱後記其要點，俟將來需要參考時查閱或購買——若是必要，便破費購去。至於雜誌報章是有時間性的，時間過後便不容易買到，如覺得這種出版物於自己所研究的學科有重大的關係，或對於自己的興趣極相合，便當設法定購。這種靠自己的辦法自然很便利，但有許多書籍的發行處並不近在眼前，不能親去選購，要由郵寄。我們不會親見其內容，自然不能判斷其優點，更不能知道是否爲我們所必需：這時我們可請曾經讀過某書或熟悉出版界情形的人介紹。他若讀過某書，他的意見自然是可以供參考；就是他不曾讀過某書而平日留心出版物，對於著作者之經驗學識與出版家

的信用很明瞭，其意見也可以備參考。若果你既與發行處所離得遠，又無相當的人指導，只好信賴著作者與出版家。例如你平日在報紙上讀過某人的文章，而覺得有價值，並且知道他專門研究某種科學的，他現在有某種書籍或報紙雜誌發行，當有幾分可靠；又如某書店是專門刊行某類書籍，或平日的信用很著，他們出版的書籍與素無信用者相比，也較為可靠。但是專門信賴著作者與出版家也有「許多毛病」：第一、是得不着「初出茅蘆」的好著作，第二、著作者與出版家自己失信用，也就不得不隨之上當。不過這種辦法比漫無標準的亂購書總好得許多。

朋友！世界上沒有絕對有利無弊的原理，更沒有絕對有利無弊的方法，只看你怎樣運用罷了！

購書問題姑且就假定這樣解決，現在再說怎樣讀書。

怎樣讀書雖然只有四個字，但內容卻很複雜，分析起來大概可以分為選書與閱讀的

兩大類。

因為已經出版的新書與正在出版的新書太多了，而且有許多書與你沒有什麼關係，你要以有限的時間讀需要的書，當然不能不詳加選擇。但是，朋友！我不是你的教師，恕我不能和你討論關於教科書的問題！我這裏所講的「選書」是在教科書以外立言的，只是些教師們所認為不重要的小問題。倘若你是學生，我自然很希望你留意及此，而且在可能的範圍照着去辦，不過因此發生什麼與你前途攸關的問題——如你看課外的書籍很多而發生你教師的知識太不長進而與爭辯以至於被斥被革之類——我却不能負責任。朋友！請留心點罷！

其實我不替你把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書目開上去，實際上不會有怎樣的危險，我這裏不過講幾條空洞的原則，怎樣應用或不應用都是你自己的事，我的責任只是講述而已。

朋友！據我想來，我們要讀的書，大概可以「分為三類」：(1)修養，(2)知識，(3)娛樂。

因為我們不能個人獨立生存，一舉一動與社會發生關係，一切言動不能絕對容我們「任

性而行，」所以便有修養問題。現在的出版物專門研究修養的書籍很少，專門論青年修養的更少。倘若你覺得你的生活、你的事業有修養之必要，你可以不時看看歷代與近世名人的傳記，或他們自己所作的省克錄。這些名人之成功與他們之所以成爲名人，都有其特殊的稟性及特殊的境遇。那些稟性未必爲你所具備，也未見得你都能遇着他們所以成功的境遇，更未見得你處在他們的環境而能一樣成功；但是他們的特性總有許多可以供你參考而爲你成功之要素的！假若你的志向要革命，自然要多讀革命家的傳記與著作，但是文學家的傳記與著作你也當讀；因爲他既成爲文學家，對於當時的社會曾經有深刻的描寫，足以供你參考；更許他具有很強的革命性，足以使你感奮。你立志要做別種人物，關於修養書籍的閱讀也當如此。所以修養書籍的範圍，並無一定的限制，而當隨時隨地取材。不過你還得注意：閱讀修養書籍的目的，不只是得着書中的知識而已，要把知識應用到行爲上，就是古人所謂「變化氣質」。氣質怎樣才能變化？全靠個人的反省。倘若你讀過孫文的傳記，而覺得他那種革命的精神可佩服，你便當自己想想有沒有他那種精神，能不能傚他那種

事業。革命自然是當作的事，但是你的個性是好靜不好動，好讀書不好作事的，你還是取他那百折不回的精神努力你冷靜的事業，不必因他的革命成功而勉強去學作他那種革命活動。倘若你的個性好活動、好作事，你也當盡量發展你的個性，不必因學者頭腦冷靜在學問有所成就而勉強去學作寒窗靜坐、手不停揮、目不停瞬的工夫。總之，修養的功能是取人以利己，不是屈己去從人；你要於讀過修養的書籍後而使行爲發生影響，務請你注意此點，不要湮滅你自己的個性。

智識的範圍很廣，粗淺講來，可以分爲「常識」與「專識」兩類；而「常識」又可分爲普通常識與業務常識兩種，「專識」也可分爲基本專識、業務專識。有些關於人生的基本知識如生理衛生、公民義務之類，無論你預備就什麽職業，也不問你是男是女，都當知道。這種知識可以稱爲「普通常識」。有些知識如教育制度、公司制度，爲教育者與商業家所當具的常識，文學家藝術家却不必一定知道，這可以稱爲「業務常識」。又如習銀行者必須先學經濟學，習教育者必須先學心理學，經濟學與心理學自然是一種「專門學識」，但

銀行家與教育家僅僅只知道此種科學，決不能對於銀行事務及教育事務勝任愉快，必得再習他們事業的學科如簿記、會計、保險或教育行政、學校行政、教育測驗之類。前者我們稱爲「基本專識，」後者稱爲「業務專識。」但是你又得留意常識與專識。並無截然可分的界限，都是由比較而來的；譬如你是專門研究教育行政的人，教育心理是你的常識；你若專治教育心理，教育行政又爲你的常識了。智識的範圍既這樣廣，讀書也就不容易。你在學校自然要遵守學校的規則、教師的命令、讀過若干教科書，不過在青年期所讀的教科書都在常識的範圍以內，雖然分科分得很多，但實際上還說不到專識。而且在我想來，你自己也未見得一定知道將來要作什麽事，所以選擇書籍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問題。這問題我當然也不能爲你解決——因我不知道你的性情及你的學歷——但我也可以告訴你一點辦法，就是平日在讀書做事的時候，反省自己個性近於那方面，或者按照職業自付表（見職業教育叢刊第五種中商務出版）自己審量一番，大概總可以發見你們特殊傾向的一部分，卽照這傾向去閱讀關於常識的書籍。倘若你竟不能發見你自己個性的傾向，對於關於

知識的出版物都抱「嘗試主義」去翻閱一下，也無不可。這種辦法自然要多費些不必費的時間，但廣博的嘗試有時竟能發生很大效用，故也不必過於愛惜時間。

人類爲生存計，不能不工作，但終日埋頭工作，卻非人所能忍受，一定要費一部分時間於睡眠及休息。所以工作八小時，睡眠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竟成爲生活上的格言。睡眠與工作的意義，大家都知道，也不會有相左的意見；至各人對於休息的意見，便有點不一致，有些人以爲靜坐不動是休息，有些人以爲觀山玩水是休息。倘若把休息時間來做娛樂的事情，各人的見解相去更遠：賭博、嫖妓、下棋、打牌、聽戲、喝酒，都可以安上娛樂的名稱。不過，朋友！這樣的娛樂，實在沒有多少意味，因爲我們費了許多時間與金錢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些疲勞的瞬感而已，並沒有什麼東西耐我們回味。我們改良的方法就是把讀書當作娛樂的事情。但是你或者又要問：讀書是很正當的事，何以能當作娛樂呢？我說：讀書自然是正當的事，但也有特別的樂趣。倘若終日埋頭於讀勉強讀的教科書，雖然在作正當的事，不過終有幾分苦工的情態；若果你是學生，我請你把讀教科書當作教師教書、農人耕田、商人上櫃臺一樣，

當作正式的工作；娛樂的讀書就是要在你正式的工作以後去幹，絕對不佔去你正式工作的時間讀書而可以稱爲娛樂，你或者覺得很稀奇，其實你若曾經做過正式的學生，你早經實行過。若果不信，請你自己回想當不得不上你所視爲「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教員的功課時，偸偸地拿着小說、詩歌、劇本、畫片在講堂上偸看的時候，是不是把看小說、詩歌、劇本、畫片當作最快樂的事，便會恍然大悟讀書也可視爲娛樂的事情。所以我勸你以讀書爲娛樂的方法，並非自我作古，實是行之很久而很普遍的辦法。而且我以爲文學藝術的欣賞，固然足以舒弛我們的緊張精神，調劑我們乾涸生活，而使我們精神感愉快；而由文學藝術所表現的人生更眞切，更足以使我們瞭解人生之眞意義。所以我勸一切青年，不問你是男是女，將來預備以科學或革命爲終身事業，却不可不受文學藝術的陶醉，洗滌你終日勞碌的汚濁靈魂，發展你固有的創造性，也就不可不每日乘餘暇時間讀點關於文藝的作品，舒展你被桎梏的精神。至於應該讀些什麼？我以爲屬於文藝的作品，無論是小說、詩歌、戲劇、雕刻、繪畫，也無論新舊，不分古今，只要够得上藝術的（那些紅男綠女敷陳事實的小說以及廣

告畫片等不能算作藝術品）都可以讀。朋友！這中間有無窮的樂趣，有無價的至寶，我望你不要隨便看過，應當時時留意才好！

以上這些是關於讀什麽的話，有了書以後要怎樣去讀，也是一個可研究的問題，還得略為討論。

因為書籍的性質不同，讀書的方法也便不能一致；——譬如讀修養書籍重在「反省」，讀智識的書籍重在「系統研究」，讀文藝作品重在「欣賞」。假若你讀過修養書籍便當徹底瞭解著者治事治學的眞精神，使彼此在人格上互相交通，而摘取其成功之得力點以為己用。所以你讀一書決不是專求他字裏行間之知識而已，尤在明白其文字之意義而後去身體力行。故此種書籍之數量不在多——多讀固然可以——有時竟可以讀一書或一書中之一段一節乃至於一句而終身受用不盡。倘若你讀關於智識的書籍，便不可不求其多，並且要求其有系統。要數量讀得多，只有時時速讀之一法；要有系統，則第一要注意「歷史的發展」，第二要注意「現時的傾向」。無論什麽科學，只要他成為正式的學科，或者

未爲一般人公認爲正式的科學而實際上已有某種傾向，都有他固有的歷史，絕非短時間所構成。倘若你不注意其發展的歷史及其派別，往往於同一名稱之下發現幾種不同的結論，乃至於所研究的對象亦不同（如心理學之行爲派 behaviorism 與精神派 mentalism）而使你莫明其妙；若不明現在的趨勢，則往往摭拾陳言以爲新奇（如形式論理學之於實驗論理學）要明歷史的往績，只有讀各科的歷史著作；要明現代的傾向，只有比較閱讀同一科目之近人的著作。不過有些學術，其經過的歷史很短，尚不足以構成正式的歷史，或無人爲之整理著成有系統之歷史，而其分派又很複雜（如最近中國文學界之派別，）則全靠平日留心各種出版物而自爲分類。所以系統的研究要縱橫並進，在時間上不可爲一派的意見所蒙蔽，在空間上更不可爲一人的主張所懾服。朋友！你若果是學校的學生，我便勸你於相信教師與教科書上的議論而外，隨時懷疑他們的主張，更隨時參考多種書籍，從多方面研究問題，切不可視教師爲獨尊，視教科書爲神聖。至於時時速讀的問題，遲一回再說。

看小說戲劇等等文藝作品，有許多教師及父母是不大允許的，但其實他們並不能禁止你。因為你遇有機會可以在家中偏僻地方與老先生的講堂上或寢室裏偷看。不過那種看法不大好，一則你對於文藝沒有素養，偶然弄來偷看的書難免不有太壞的東西；二則那樣驚心吊膽的偷看，既然看得不舒服，並且與你的身體有妨害。所以關於閱讀文藝書籍的問題，我自然首先希望一切做教師及父母的明白文藝的功用而視為人類不可缺的精神的食料，指導一切青年們閱讀文藝作品。不過這希望在目前很不容易完全實現，我只得請你於每日餘暇的時候，正式尋文藝作品閱讀。閱讀文藝作品雖然不必如教徒誦聖經那樣莊嚴，但也決不是「茶餘酒後」的無聊消遣，應當專心致志去讀，領略作者的「風度」，滲透作者的「心靈」深處，而與作者的感情「共鳴」。你若能夠這樣聚精會神去讀文藝作品，自然要得着許多愉快：煩悶時可以得安慰，苦痛時可以得快感，而快樂時更足以增加你快樂的程度。閱讀文藝作品，在調劑苦寂的生活，弛展緊張的精神，所以閱讀的數量並無一定的限制；日日讀新作品固然是很好，數年抱着一本你永不捨得東西數十遍以至於數百

數千遍閱讀亦無不可。這又是文藝的性質與智識的典籍相異的地方。

現在的書籍太多，我們的時間有限，就是專門讀我們要讀的書籍，也恐時間不夠，於此我們可以注意兩件事，以增加我們工作的效率。這兩事第「一」是愛惜時間，節省時間；第「二」是練習速讀。在現在交通日繁生活日逼的時間，雖然大家都有幾分忙碌，但交通不便的地方如成都市民終日坐在茶館無事可做的人（詳見我的獨遊心影，開明書店發行。）也不在少數。你若果覺得每日的時間太多，我便勸你把無事可做的多餘時間來讀書。如果你覺得太忙，我便請你設法在忙中節省一點時間出來讀書。我雖然不知你忙到什麽程度，但我相信只要你切實把時間的用途整理一番，每日省出半小時以至一小時大概總不難。如果你是學生，試想你每日因爲讀書時心神不定，時而想讀這書，時而想讀那書，東翻西翻卒至一書不能讀所白費的時間多少；每日與朋友作不必要的閑談費去多少時間；爲一點不急的小事而上街又費多少時間。我再舉一個最小的例：一般人坐人力車大概都要達到目的地，下車以後再向錢袋中慢慢拿錢開發車費，雖然所費的時間每次不過三五分鐘，

但這三五分鐘是絕對可以省去的：試問坐在車中有什麽要事，不可預先將車費數清，以便下車時立卽給與車夫？其他如爲寫字而費專門磨墨的時間，爲作文而費專門算字數的時間，爲讀書不記筆記、於重查某事而費從頭至尾翻閱的時間；以及與此相類之浪費時間，若是精密統計起來，就是很忙的學生恐怕每日也可以省出一小時的時間來讀書。倘若你已經在社會上做事，而作的事又是比較獨立的，則你更有無謂的應酬時間可省；你若是新式商店中學徒或工廠小工徒，你也可以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後讀書。若是你是舊式商店的學徒，我覺得很爲你可憐；因爲你的工作時間是從起床至落枕的，當然省不出許多時間來；但爲你的前途計，我還勸於每日就寢前起床時省出幾分鐘的時間讀你所要讀而且當讀的書，這是愛惜時間、節省時間的話。

讀書的速度快，而又善於利用時間，當然能多讀許多，不過怎樣纔能快，快要快到什麽程度，却又是一個大可研究的問題，現在就我個人短淺的經驗說說。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得老前輩說善讀書的人一目十行，當時却很懷疑；因爲我那時

一個一個字地讀還弄不清楚，何能說到十行。後來經過一個外國教師的訓練，雖然不能說一定作到一目十行，但相去也不很遠。你若要讀得快，第一請一字一字地默讀；一字一字地默讀雖然比一句一句地默讀來得慢，却比朗讀快得許多；因為朗讀要發音，發音器官要全部活動，費去時間很多；一字一字默讀雖然暗中也要發音，但發音器官不要實行，費時很少（約快五分之四）一字一字默讀慣了，再練習短語默讀，逐漸及於短句、長句、小段、大段、小節、大節。到了大節默讀的時候，連暗中發音也取消了。只由視覺直接將文字中的意義印入腦中就是。每分鐘讀多少字纔算最快，中國沒有人去作詳細統計，英國的 Adams 是一位很著名的教授，他著一書名為學生指南（The Students' Guide）說認識一位朋友，每分鐘能看 830 字，每兩小時可以讀完一部十萬字的小說；而愛爾蘭有位教授每分鐘可看4200字，所以他每逢休假日，常要讀六本小說（見學生指南 p.162），英文雖然和中文不同，但平均起來，所費的時間不能少於中文（因為複音字的音官活動比單音字的多）我們雖不能一定學到愛爾蘭那位教授一樣，但也當學到 Adams 先生那位朋友樣，每分鐘讀 830 字。

其實這種速度並不難學到（我現在讀很普通的書報每分鐘可讀 900 字），只要留心去練習就是了。每分鐘讀若干字不只是把許多字一眼看完就算完事，是要於讀後能敍出其大意；所謂普通書籍是指日常報紙雜誌之類的東西，並非讀極專門的高深書籍，這也是當留意的。倘若你讀書比別人快一倍，同一的時間你便可以多讀一倍的書，快兩倍便多讀兩倍書。所以有許多同班的朋友，在學校讀書三四年，同時畢業，兩人的程度竟可以相差數倍，就是爲此。讀書讀得快，處處都佔便宜；途中的佈告，新聞紙上的消息，你都可以比別人多有些知識；而到書店翻閱樣本，你都可以擇要閱讀而省去許多購書費。所以速讀是要讀書的人所必不可不練習的。

至於書的好壞要看其內容如何，是不容易批評的，而且批評也未見得有一定的意見。不過有些很普通的條件也可以爲批評一般書籍所通用：例如關於知識的書籍，系統與條理是「最緊要的」，倘若我們讀後而所得的印象井然有序（這與讀書方法也有關係，不完全是著作者的問題），而且覺得眞有許多原理與方法不是多數類似的書籍所同具，或

為他書所具而說得極簡要明瞭，則此書大概不壞。又如文藝作品重在「情感」之刺激，倘若你讀完一書而於不知不覺之中受了作者的感染感情上與之共鳴，則作者的藝術手段很高，此書亦有其特有的價值。至於修養書籍重在「實用」，倘若讀其書而覺得著者所講的都是本乎人情易於實行，而且能引起你實行的希望，則此書亦有一讀之價值。這種判斷的標準自然極不完全，但亦可供你擇讀書籍的參考，所以我也寫出。

現在講閱報

報紙是紀載當時社會、國家、世界各種消息的，在當日雖為零碎的消息，但日積月累，便成「系統的歷史」。雜誌之功用大略與報紙相等，不過偏於學理的研究，於「學術史」方面多有些供獻。但二者都與我們的生活有很大的關係，都非隨時留意不可。有許多被稱為「好學生」的青年，在學校中只知終日埋頭讀教科書，對於當日的時事與學術思想毫不留意。雖然因為教科書讀的很精熟而贏得一個「好學生」或畢業的等第很高，而實際生

活上却吃虧不少。例如現在中國的黨爭極烈，倘若你平日不留心看報紙雜誌，對於各黨爭論的由來與立足點有相當的瞭解，一旦遇着一位很客氣的黨人，他有心要利用你，他說的話竟許和你的意思完全一樣，更許特別稱讚你，而在物質精神上都儘量給你的幫助，你不知其用意而對於他的主張隨便附和，或竟因礙於情面加入其團體，則你的自由很容易失去（既入黨應當服從黨律，在一定的範圍內，不能自由發表意見，更不能非難黨規），精神上也將很感苦痛。又如國內軍閥的火併，國外帝國主義的欺壓相逼而來，國事擾攘不堪，倘若你平日不留意報紙雜誌的消息，國亡了，你還不知道，或者反要「認賊作父」，那不是極可悲哀的事嗎！再退一步，將國事黨爭丟開不說，就專講「讀書」，若平日不留心閱報紙雜誌，你何能知文學界、教育界的各種派別而不為一派的言論所蔽？我常勸我的青年朋友遇到很忙的時候，寧可把教科書丟下不必讀，而每日的報紙與每月的雜誌非看不可。因為教科書雖然也很重要，但今日不讀，明日還可再讀；報紙雜誌上的記載與論文，當時不讀，若非你訂有這些東西，便不容易再看見——即使自己訂得有，事後查閱也很費事；而況有些閱

題之發生是有一定次序的，一次不閱，下次再閱便接頭不着，甚至於那次不曾過目的事竟是極重要的事。所以我對我的青年朋友常有這樣的勸告。這種意見有些先生或者認為不對，其實人是歷史的動物，往事固然當知道，今事更不可不知道。若果你只要做一個「古」人，知古不知今，自然沒有多大問題；若果要做一個「現代」的人，我望你知古更多知今。朋友！你是青年，我想你一定是不願作古人的——就是要做，也恐沒有方法辦得到——我還是請你時時刻刻留意講今事的報紙雜誌。

朋友！你或者以為現在的報紙雜誌這樣多，那能一一看到，這自然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不過閱讀報紙雜誌與讀專門的書籍不同，不必把報紙雜誌中所有的文章一字一字的讀過，只要看其中有關係的重要文章，其餘只看題目就够了。而況同地報紙所載消息除了論說與特約通訊外，其他普通新聞大概是相同的，就是異地報紙的新聞也有許多是互相轉錄的，並不必一一閱過。至於雜誌上的論文雖然不同，但有許多大同小異，或與個人生活與事業無關係之材料，也不必一定篇篇閱讀。所以每日費一小時閱數種報紙，每月費二三日

閱十數種雜誌，並非難事。不過報紙雜誌上言論都有其特殊的偏見：這種偏見，不論是屬於黨派的策略或個人的意見，就出版物本身講，都是必要的。一種出版物若無偏見，便根本不能存在。所以看任何報紙雜誌，不能責其偏頗，但因爲各出版物各有其偏見，於是同一問題，各記者之結論常至互相反對；同一事實，各報傳出之消息亦互相矛盾。這種矛盾與衝突的由來，固然有些是由於主撰者有意的淆惑，有些則由各人觀察點之差異而生的。讀者若不瞭解各出版物之歷史及其偏見之傾向，則常常對於一種消息或一種問題墮入五里霧中而失去其判斷。你若歡喜閱讀報紙雜誌而又要能保持獨立的判斷，不爲各家的言論與消息所淆混，你應當明白各「出版物」的歷史及其「主持者」在政治或學術上之派別。譬如上海民國日報與時事新報、醒獅與嚮導的議論乃至消息，常常彼此互相衝突，就是民國日報產生於「國民黨」，時事新報發軔於「共和黨」（現在脫嬗爲「研究系」），醒獅爲「國家主義派」的刊物，嚮導爲「共產派」的刊物；又如小說月報與創造都是文學的刊物，但其作風完全不同，也是由於他們對於文學上之見解的差異而生的。又一種刊物常

因時代關係而主張有變遷，你也得留意他變遷的狀況，不可自始至終視為一成不變的東西；例如新青年以提倡文學革命風行一時，民十以後則漸轉為共產主義的出版物，倘若你仍把民國十二年的新青年看作民國九年以前的新青年，而舉其中之言論以為代表，則必不能表現其特性。朋友！這些問題都是很重要的，你要閱看雜誌報紙而保持你自己超然的判斷，不為任何一種言論所蒙蔽，應得注意這些問題。但我想你又要問，這些派別與歷史都不見之於教科書或其他整本的書籍，又有什麼方法能知道呢？據我的經驗，第一可靠的是自己對於現代歷史有相當的「常識」，第二隨時留意各種出版物之言論而「比較」其內容、分析其性質。閱讀的東西稍多，經過的時間稍久，你自然就會得一種系統的知識。——還有一種最簡便的方法，是隨時請教平日愛研究時代思潮的人，而請其為系統的說明。不過現在忙於生活及不慣讀書的教師，就多數不能應此要求，其他專門留意時代思潮的人又不甚多，而不易為你遇着，所以這方法只可備一格；真正的辦法，還在你自己努力。

報章雜誌上的文章雖不必篇篇細讀，但又不可過於忽略，而弄到讀如不讀。你要能免

除讀如不讀的毛病，我勸你讀時留意問題的研究與時事的系統——這是我們讀報章雜誌的重要目的。你要留意時事的系統，自然要注意社會、國家、世界大事變化的現象及其因果，而不時作時綴；若你要研究問題，則報章雜誌上極小的事情也可以為你的問題的資料而不隨便放過；再加你隨時摘編索引的目次，久而久之，不獨你的常識逐漸充足，某種問題發生，你的參考資料也源源不絕了。

已經講得很長了，我想你或者看得有點討厭了，但做筆記的方法在讀書中極為重要，所以還再簡單講講。

因為出版物太多，我們不能一一讀完，又因為每日閱讀的東西太多，也不能一一記得，而於應用時完全從腦中再現出來，所以便不能不借助於筆記。「筆記」有三種很大的效用：一備忘；二練習作文；三整理思想。青年固然要努力求知識，但也要隨時練習發表的技能。發表的方法，一為語言，二為文字。文字與語言的發表的力都從練習得來，倘若你在讀書際

報的時候，常常練習記筆記，最少亦可增加你文章發表的能力。而在聽講閱書閱報時每每覺得他人的意見很有價值，或者看得太多，覺得各著作者的意見互相矛盾，或自己所得的印象太廣漠無系統：倘若你不隨時筆記，有價值的意見或者於一見之後便如過眼雲煙，或者把他人的議論與自己在別處所得的印象永久弄不淸楚；若果你隨時將見聞記下，分析條目，附加意見，你的思想自然要經過一番整理，將來需要參考時，也就一索即得，不至遺忘了

筆記是研究學問（不專是讀書）最重要的工具，無論旅行遊覽或治事讀書都不可不以筆記本相隨。所以從筆記本的性質講來，又可分為雜記與讀書筆記兩種。雜記是專記一切見聞而自己認為有關係的事情的，讀書筆記——或用書本或用卡片均可——則專記他人用文字發表的意見。這兩種筆記本在應用上以分開為便，但必要時却可以合用。（如旅行時在舊書店看見一部重要著作，其中有很關重要的事情，但又不能立時購買，只得將其要點記着錄入雜記本之中。）至於筆記本的記錄方法、分類方法與保存方法，有許多

與圖書館學相通，很可專門研究，你現在或者還不需要那樣詳細，所以我只擇要講講。

記筆記的方法大概可以「分爲三類」：一、記事；二、論事；三、編目。例如今天在某處看見或報紙雜誌上記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統計，而這報章雜誌又不爲自己所有，也不值得去購買，或無處購買，則當摘要或將記載的全文錄入筆記中，以便將來參考。這種記載最重要的是事實的本身，次爲事實的因果。事實的本身應錄全文，因果則摘引他人的言論或自己編述均可。（若係自己所有的報紙，則可記其時間報名而剪下貼於特備的書冊中。雜誌便收存，却不必剪破，以編目爲是） 又如某種新聞或言論，你看過了有許多意見要發表，不論是辯駁或贊成，但必得有確切的根據。你有時間，自然可以做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或王船山作讀通鑑論那種辦法作成長篇的論文；倘若無時間，便將要發表的重要意見用條目記錄出來也可。這種筆記最能練習你的發表技能，整理你的思想，自然有很大的益處，不過要費很多的時間。你若是學生，自然多有時間幹這事；若係學徒或店員，你只得捐暇爲之，不必專事這樣幹。至於編目，在研究學問上，是一種很重要的工作；而在現在的中國，尤其重要，因

舉中國近來各種出版物極無系統，數量與歐美文明國及日本比，自然相差很遠；但要一人把某類有關係之出版物一一讀過而記得，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而中國著作者對於索引素不注意，個人的單行本固無索引附於其後，全國的出版物更無人敢集統計、分類編目備人參考，所以在中國學術，任何問題都要多費許多時間乃至費去許多時間而完全無結果。因而許多所謂教授學者、留學生之流，著書論事都拿着外國材料作根據，這種現象實足以表現我國人之無研究心，非改進不可。我們自然希望有人能作利人的事，每年有幾種論文索引發刊。不過在沒有這種出版物以前，以及你要專門研究一種問題而從報章雜誌搜集材料時，却不可不自己編目。編目的方法很簡單，只要把新聞或論說或書本的題目及著作的來源（即見於何時何地何種出版物）及其內容概略敘述出來就行了，而最重要者在於分類（方法下述）。若分類不得宜，記載多了，查考費時極多，甚至於完全查不出，則記與不記等，實是白費精力。

無論是記事、論事、編目的筆記，都有兩種必不可不守的「公共條件」：一精確；二敏速。

精確就是記載任何事件，都當詳記其出處；凡著作者姓名、出版物名稱、出版地方時間以及出版物中之卷數冊數頁數當一一載注（爲節省時間計，可自編若干簡碼替代全名稱：如商務印書館出版品用商字代，中華書局用中字代之類），一、便查考易於翻閱，二、免引述以訛傳訛。敏速是無論何時遇着要記錄的事情都當立卽記下來，而且閱看各種出版物要全部過眼（大體的）；報章雜誌上之廣告與書籍中之序文，尤當留意。研究一種問題，要多方探究：因爲人事匆卒，有許多事情若當時不看清楚或看清楚而不立卽記下來，時過境遷，竟至永久找不着，在學問上實是一種大損失。所以你要作筆記，對於事實的記載應存「稍縱卽逝」的觀念而有立卽捉住的習慣。

記載筆記時，只以事情發見之次序爲先後，雖很便利，但記得太多而不分類，查考極爲困難。所以分類的重要與記筆記相等。分類的方法很多，有在筆記本上分類的，現在通用的字母片筆記本就屬此類。這種方法雖很便利，但英文不精的人，用來還是不方便。中文係單音字，排列起來太多，當然不適用。比較可用的要算以事爲綱的辦法：卽將個人平常注意的

問題分爲若干類，每類按其性質予以適當的地位；例如你是銀行的行員，平日很注意於物價指數、匯兌漲落、國內貿易狀況、國外貿易狀況、公債價格種種問題，將牠們各立一類，以其有關係的事情配入其中（或剪貼於書冊之上），而將不能歸類者另列附錄或雜項一欄，以便隨時記載各種事項。此方法在讀書記中用之很便利；雜記雖可用，但因爲要記的事情無預定的目的，很難預定類目，故不易應用。倘若用分類法，大類之下應當分小節，小節與大類的分析，可採用杜威圖書館的十分法(decimal system)，用數目字繫列之。（詳細方法可參閱蔡瑩編的圖書館簡說，中華出版，價一角五分）而將總目列於筆記本之前面，以示此冊屬於某類之某幾節；再依筆畫次序、科目次序、人名次序、出版物次序、出版公司次序編成子目，列爲索引，附於冊後，或另訂一冊。這種辦法在編輯時雖然費時很多，但編成以後可以隨時應用，省去查考的時間，不只什伯倍於編目的時間，實是最經濟的。所以這種時間與精力決不可省去。

筆記或剪貼之書冊太多，保存也很得注意。這些方法，大概可以借用圖書館的圖書保

存原理的若干日的記事紙爲單頁，便當裝訂成冊；若係冊子，便當分類裝訂；然後編列號碼，置之案頭或藏書之所，以便隨時翻閱。無論是常用非常用之物，每年都當移放烈日中曝晒二三次。還有一事當注意者，貼報的漿糊不可用米麥類而宜用樹膠（桃樹膠爲鄉間常有之物，可採集應用，不必購買外國貨），因前者易招鼠嚙而後者可免。貼報的簿冊，可用不用的雜誌，每三頁撕去二頁，留一頁貼兩面，便可平放。

朋友！我原來只預備很簡單的說幾句，那曉得提起筆來，寫不完的話便泉湧而至，竟費去我三日的整時間寫成這篇。我想你或者覺得太多而看得生厭，但在我却還有許多要說的話未曾說盡，將來有機會，還得和你談談作筆記與求學（讀書只是求學之一部分，千萬不要把讀書看得與求學相等）的種種問題。我這些話自然有許多是廢話，但我的態度却是很誠懇的。我所以要和你這樣瑣碎的談論，實在因爲我當青年時對於讀書方面費了許多白氣力而沒得什麼結果，我現在非常懊悔我那時把光陰白費得太多，所以把我在近十

年來在學術上瞎摸的道路中所得的一點經驗恭而敬之明明白白呈獻於你。你若早已知道這些，或者所用的讀書方法還好過這些（我信這是平常的事），你讀完這封信也不過白費半小時的時間（最多如此；我相信決不會有其他的壞影響）。倘若你也感着與我青年時相同的困難（白費氣力而無結果），我還請你讀過後照着試試看，而且望你把試後所得的結果告訴我。

朋友！費去你的功夫太多了。請了請了，敬祝你

讀書進步並候你

新年快樂！

你的朋友舒新城十五年一月一日



致中學生書

——關於求學治事的幾個小問題——

最可愛敬的中學生：

這是一封很隨便的平常信，請你們也用很隨便的平常態度去看，——不可當作教師的訓詞更不可當作要人的名論。

讀此信的青年，也許和我有相識的，但是我想不相識的總是多數，所以先在此略述我的經歷，以免唐突。

我是寤寐追念青年而青年已棄我而去的一個人；我服務社會已經十三年，有八九年的時間常與中等學生相處，近四五年來，雖然不像從前做教師般的日夕生活於青年的羣中，但因職務上的種種關係，與青年接觸的機會還是很多，這封信就是我這十餘年來所積下的零感，於青年諸君或許也不無裨益。

不過我還得申明：這裏所說都是些偶然的零感，既非某一種主義的說明，更非某一種學說的倡導；而且所講的大半是屬於日常的瑣事，更許有與所謂「潮流」不合的，所以我希望有機會讀此信的讀者，只在課暇業餘的時候隨便將個人的生活拿來印證，千萬不可當作大問題去想。

現在先說求學的小問題：

照現在世界的趨勢，大學教育的普及，也可在不久的將來實現；諸君是中學生，當然在預備教育的一段過程中，無所謂生活問題，更無所謂負責。可是在百分之八十不會識字的中國，你們不可謂非「得天獨厚」；第一，別的國家——如美國——每五十八個中有一個中學生，中國則差不多四千人中始有一個中學生，——據中華教育改進社十二年的統計——，你們每個都是四千人中被選之特出人才；第二，中國自前清末年改行新教育制度而後，一切的教育與教育的一切，都趨向於資本主義化，到現在，內地所謂中人之產以至於多

子的中學教師的子女尙無力受中等教育，而諸君復有相當資產的父母，能供給你們進中學，實也是一種幸運。所以你們雖是中學生，但是你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之高，與責任之大，絕非別國的中學生可比。

你們在社會上高貴的地位，重大的責任，全靠中學校的教育作基礎。基礎打的好，百尺樓頭進一步，也是很容易的事；基礎倘若不固，就是平地也會因風雨的侵蝕而頹敗；則你們在中學受教育的時代，實是一個於社會前途最重要的關鍵。

你們父母把你們送進學校，以爲一切的責任都由學校負擔去了；在學校的一切，他們可以不必關心，你們自己也以爲有學校代管一切而可以不負責任了。但是，自從教育成爲專業而後，尤其資本主義化而後，學校與學生的關係都是商業化。你們納足學費，學校照例出售智識，在所謂教育家的口上，也常常掛着完備教育的話語，可是實際上，現在學校的結果，最大多數只能作到出售智識的地方，而且出售的智識，都是整批的，呆板的，不問現在社會的眞正需要，更不問你們個人的眞正需要。所以要靠中學校的教育來達到你們應負的

使命，雖然不敢說全等於零，但所得亦僅矣！

舉例來說罷！你們大多數是從小農社會的農村來的，農村所需要的體力怎樣？所需要的德性怎樣？所需要的智識怎樣？都市的學校是按照都市的乃至於外國的生活習慣去辦理，對於你們眞正的需要大概是無暇注意或無從注意。即如體育，農村所需要的是農夫身手，然而你們所得的訓練是錦標運動；在智識方面，農村所需要的是人生常識，但你們在功課上費時最多的是不容易用得着外的國語；在德性方面，農村所需要的是儉樸生活，而你們所薰染的是浮華習氣。就是都市學校種種的辦法，在形式上似係都市的產物了，然而細考其內容，仍是與中國的都市需要不相應：試看中國商界最適用的爲珠算，而你們費了許多精神於代數、幾何、三角各方面，竟有不能算清開門七件日常賬目的，至於其他各種學科，其所得結果，也大概相去不遠的。

批售智識本是現在學校的主要機能，其結果尚且如此；要擴而充之至於作人治事的各方面，自然更難有滿意的成績。所以，在我看，你們對於學校只能看作購備工具的地方，這

些工具的利用，全在你們自己。這就是說：你們所習的國文，英文，算術等等固然是些工具，就是公民等等實踐科學，因注重文字與少人負指導實踐之責的原故，也成爲文字的工具。倘能認定此點，第一可使你們對於在學校所得的成績不至失望，第二可使你們知道於求得工具之外，還有利用工具的責任。

本此原則，你們在學校除了教科書的研習與教師的教授而外，應當把所得的工具切實向實在的人生方面去活動。譬如說：你們學了許多國文與英文，儘可利用他們去閱覽教科以外的種種書籍，學了一些算學，儘可利用之以計算關於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學了一些公民，儘可應用到行爲上去實驗其效果。至於課外應當讀些什麼書，書應當要怎樣讀，四年前我曾在教育雜誌上發表一篇致青年書，主要意見大概都載在其中，你們可以查閱。或者早已看過。爲省篇幅計，這裏不再贅述。現在所要說的，只是關於養成讀書習慣的幾句話。

人類的生活差不多全爲習慣所支配，我們若有一種良好的讀書習慣，可以一世受用不盡。因爲現在的社會，一切的事業都逐漸資本化，高等教育已成資本家子弟的專利品，就

稱中產階級的子弟，乃至於無力受中等教育。今日的諸君固然是很幸運，但是在這種干戈擾攘的時代，國家的時勢，個人的能力是否容許你們個個受畢中等教育；即使能夠，是否有再入高等學校的能力與機會，都是很大很大的疑問。然而現在的社會無論就何種職業，要想能發展，對於個人生活要想有長進，都非有日新月異的智識不可。倘使你沒有讀書的習慣，種種擺在你面前的新智識無由獲得。經過若干年之後，世界上的一切都已換過一套；你的智識與思想仍舊與若干年前一樣，那時你對於新的時代，固然感覺不安；而真的新的時代也將棄你而去，使你生活不了。這一點你們現在當然無從經驗着，但是你過細將現在所謂落伍的人的經過稍微分析一下，便可證明我這話不是無的放矢的。

你們想要隨着時代前進，便要嘗着那時代還未到來的時候，努力作追求的準備，這就是切實養成讀書的習慣。

讀書的習慣並不難養成，只要每日在功課之餘，規定一部分時間拿來閱覽課外的書報，把一日工夫規定某時候看報，某時候看雜誌，某時候讀性之所近的課外書籍，便會因強

追而順應，由順應而習慣。經過若干時候，倘若某日將平時預定下的閱覽事情沒有做，你便會如失去一件很要緊的東西一樣，立刻感覺不安。倘若你能把這種習慣永久保持下去，則每日比別人多讀書一小時，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小時，足抵學校的三個月的功課；在學校一年，你比別人可多讀三分之一的書，出學校以後，仍舊如在學校一樣可以繼續前進。雖然你所閱覽的未見得如學校課程的系統井然，但在應用上有時反比中學校所得的智識好。世界上許多大學問家、大事業家生平並不曾受過何種學校教育而能出類拔萃獨樹一幟者，大概都是由個人努力而來。倘若你能將讀書的範圍擴大，把自然界人事界的一切現象當作教科書，而時時以精銳的眼光，忠實的態度去觀察牠、研究牠，就是在中學不能修業完畢，也可以對於社會乃至對於科學有特殊的貢獻。所以我以為在這無法使高等教育普及於一般人民的時代，與其希望以政治力謀補救中等教育普及，還不如希望中等學生對於學業養成自求進步的習慣。

諸君在現在固然可稱幸運兒、然而要想到前途的荊棘，更應當想到披靡荊棘的方法。

倘若你注意及此，請你先注意你養成讀書的習慣。

現在再略談關於治事的問題：

諸君現在當然都是「喫爺飯穿娘衣」的少年，對於生活，對於職業，對於事業當然還不曾感着什麽困難，甚至於還不會想到這些問題。但是將畢業而無力升學或未畢業而無力續學的諸君，也許在最近的將來就要遇着你們平日所認爲不值得注意的問題。我曾經爲這些問題煩擾過多少年，而且看見無數的青年正在被這些問題煩擾得無辦法。在我，以爲這問題也與求學有同樣的重要，所以也同樣地提出說說。

世界最可尊貴的人是他能自食其力。所以我以爲無論你現在家境怎樣，離開學校，必得設法自食其力，不可依人作寄生蟲。在現在的社會，青年失業已成全世界的問題。以日本人口那樣少，國內產業那樣發達，大學生失業者尚屬數萬；我國的產業落後，內亂且繼續了廿餘年，加以現在的教育與社會的需要不相應；青年失業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在另一

方面，社會上有許多從事各種職業或有志於創立各種事業的人，也每有感着「事浮於人」之概。這其間的原因自然很複雜，但也有一部分是屬於青年本身上面的。姑就我平日所感到的略爲一談。

不務實際、差不多成爲我國民族上一種通病，而現代青年尤甚。青年本是富於想像的，其進取有爲的精神也便由此而來。不過想像終是想像，要牠成爲事實，必得用最大的努力從實際上着手才能有濟。現代的教育家，少有明白這其中的原理，不注意於利用青年的豐富想像從實際上去發展，而放任其向空想方面走，於是青年在思想方面流於荒誕，行爲方面流於浪漫，遂致爲事業家所深畏。這種現象的責任自然不當盡由青年諸君去擔負，但青年能够知道這其中的種種情形而負擔一部分，也未始非社會之福。

世界上的事情想起來很容易，作起來卻常有許多困難。尤其是自負社會改造家的青年：因爲改造社會不如建造道路橋樑之必須具有機械般的技能，便以爲社會上的一切都可憑個人的想像自由改造，誰知實際上所遇到的問題決不如此簡單。記得七八年前，工人

運動正在萌芽時期，一般青年多熱心於提倡勞資對立，遇有兩方爭議，每竭力贊助工人而尤歡喜替他們主持罷工的事情。有一次上海的首飾業發生勞資爭執，熱心工運的青年，鼓動工人罷工。結果罷工成功了，資方置之不理，經過十餘日之後，工人不能支持了，指導者計無可出，乃領導工人毆打店主，雖然有幾家店門被毀，但仍然照原來的待遇復工。自此而後，工人對於這般指導者的信仰，也逐漸減去，他們也就無法指導了。其實首飾業的製作都是些奢侈品，他們的雇主不過那些有閑有錢的太太小姐們，根本上與社會秩序人生需要無何種重大關係；而且業主的成本都是些硬貨，無論擱若干時日也不會有損壞，其所損失的不過一些由營業而得的子金而已。罷工既不能使資方受重大而不可補救的損失，又不能影響到社會秩序，國民生計；資方不理，社會一般人不注意，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凡是稍具經濟學常識者，都是看得出而自負指導工運自負改造社會的青年，竟見不及此，祇知道盲目地鼓動罷工，實在是把社會看得太輕，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要作某種事業，自然要有關於某種事業的智識；但是有了某種智識，未見得便有某種

事業可作：第一是由於社會上某種事業太少，第二是由機會不湊巧。倘使生活上不生問題的人，自然可以坐等某種適當的事業來臨；若經濟不裕，負擔太重，就是不是性之所近的職務，也不得不去幹。在這種情形之下，最易令青年不滿，而發生一種對於職務不負責任和輕蔑的心思：以為我之為此，不過暫局，根本上本不需此，故遇事可以隨便。實則這種態度，是杜絕職業的窮途，最不適宜於青年。因適當職業之獲得，一面要有智識與技能上之不斷修養，一面要有責任心，幹練才的訓練；倘使你對於現在不甚適當的職業視為無足輕重而隨便敷衍，第一，這種不良的習慣養成之後，就是獲得適當的職業，也將因習慣的不良而不能久於其事；第二你這種敷衍不負責任的習慣，被別人知道而後，就有適當的事情，別人也不敢請致你，終於是自己受損失。所以我以為在勞動分配不能如天秤般均勻以前，為謀社會的安寧、個人的發展計，無論對於什麼事情，不幹則已，要幹便當切實負責。倘若你所盡的義務與你所享的權利不相稱，儘可以光明磊落的態度，明白提出要求，要求不遂，即使他去或與當局為正當之對壘，亦未嘗不可。倘若對於不滿的事像，不敢以光明的態度出之，而只是暗

中敷衍，實是於人無利，於己有損，對社會對個人均有害無利。而且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人事界的一切經驗，祇要善爲利用，無處不可獲得益處。假使你是一位學機械的學生，而暫時所作的事情是替出口商家打字，在表面上所學與所用，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了；但是你若能忠於其事，你打字的技能自然要增進許多，對於中國出口貨的情形也可以明瞭許多，根據這種情形，也許可以作你將來從事機械的南針。不過要注意的：若果自問某種事業非素志所在而視爲暫時的生活職業，倘若有堅忍的毅力繼續不斷地努力下去，就是若干時屈於生活的職業，也許有朝一日你的技能精了，學識富了，自然會出頭的。所以暫時屈就不甚適當的職業不足慮，可慮的乃是自己的自暴自棄。

一種事業之成功，絕非短時間所能有濟。事業越大者，所需的能力與毅力也越大。現在的青年每每只看得已成的事業的現狀而追慕其經營者之享用。殊不知某種事業的成功，其締造的艱難，發展的窒礙，有非身歷其境者所能盡知。發明電燈的安迪生，現在的享用，現在的聲譽，自然是够令人羨慕，可是他五十年前從事於電燈發明的苦工，又豈是常人所能

忍受。在現在的社會上，常聞待遇不平之聲，這自然有許多是中國的畸形社會與不良政治所構成的事實；然而有些、恐怕也是「祇求收穫，不事耕耘」的青年所發的無病之呻罷！

我國自海通而後，外受列强的侵略，內受內亂的影響，社會秩序一天一天地破壞，人民生計也一天一天地困難。我們處在這種窮苦的時代，對於生活能力力求發展，對於生活上的享用力求儉約，倘不足以保障個人安全，增加國家富力。倘若以中國的社會生活標準而消費則求與歐美人士相等，結果除去流爲盜賊與自殺而外，實少他種可靠的出路。就我個人接觸所及，青年受經濟壓迫的呼聲，幾於無處不遇着。但是細考其原因，除去社會貧困的原因而外，還有許多是自己製造的。自己何以要在這貧困的處境中再製造些貧困的種子，這不僅是青年的責任，而大部分的責任應當由中國的經濟思想與現在的教育家擔負。這問題要詳細討論，值得寫成幾本書册，姑且最簡單的說幾句。

中國歷史上是以農立國，所以經濟的觀念重在自給，對於企業心素不發達；而社會的倫理觀又以家族制度爲根本。要維家族主義於不墮，遂不得不於仰事俯畜而外，極力分其

財力於家族、親戚、朋友。所以一方面賤視工商，不鼓勵人民從事生產的企業，他方面又重分財，使有生產能力者多負不必負擔之經濟供給，倘有人於個人乃至於小家庭生活之外，經濟上有相當剩餘，不把他拿來周濟親族，而用到生產事業上去，社會便會予以「爲富不仁」之譏，使之爲有識者所不取。這種分財的經濟思想，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如何，這裏姑不具論。惟現社會上的個人貧困大部分係由此種思想所造成，則爲很顯明的事實。這就是說：「分財」思想演嬗爲社會經濟行爲而後，一般人的潛意識中，都有「共財」的觀念，而有倚賴於人的心理。所以中國社會上的銀錢界限素不清楚；有錢者以多養食客爲豪，無錢者亦不以寄人籬下爲可恥。——所謂讀書人不事家人生產，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的表現。自海禁大開而後，農業社會的經濟組織雖然沒有什麼很大的變動，但社會生活則爲外國的經濟侵略所影響而標準日高，加以內亂頻仍，國內生產在外國侵略與軍閥摧殘的兩重壓迫之下，不能發展，有相當技能的人，尚不能以其技能換取其生活上所必需的工資，而一般初由農業社會出來的青年，本着「共財」與「依賴」的傳統觀念，對於個人生活毫不預

算，對於個人前途，毫不計較，惟於有錢時儘量揮霍以求快意，無錢時則四處挪借而使同輩的生活發生影響，挪借不遂，初則怨天尤人，繼則强者求於不正當的行為中以求不正當之利，得意志薄弱者，每多流於自殺。這種情形，十餘年來我所親見親聞為數極多。這其間的大部分責任，自然應由傳統的社會經濟思想去負擔；但現在的教育家對於這點未看清楚，不能予學生以正確的指導，同時他們對於自身的生活及工業社會的經濟，亦以農業社會的態度去應付之，遂致消費程度常超出生產能力之上，而使青年學生習而化之；他們也不能辭其責任。在現在的時代之下，我們當然不要歸真返樸，回轉到原人時代的生活，但至少也應當認定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與對於社會所應負的責任，而不必因一時的快意致犧牲未來的一切。再簡單說：我們的享用，應當以生產能力為標準，奢不可，吝亦不可。倘若生產能力尚未養成的青年，更應當念父母的血汗之資得來不易，社會的物力維艱，應當愛惜，萬不可效所謂「名士」的態度盡情亂用。

我以為人生是常受習慣支配的；倘若當青年的時代養成一種對於金錢有預算，對於

生活有計劃，對於物力有愛惜的習慣，將來的受用可無窮盡：第一你可以不受不必要的經濟壓迫與無謂的多費心機；第二你可以不因經濟壓迫而作違心的事情（近來有許多青年其思想上明明反對某人某事，但爲生計所迫竟不能不作其最所灰心的事，與服從最所反對的人）有了相當的事業，不致舉棋不定；第三你可以在安舒的生活中竭力進行你所要作的事業而使社會受惠無窮；第四就是機遇不好而不能得稱心如意的事或賺稱心如意的錢，也因爲平日的生活超出你的生產能力之上，而同時又有一種事業或學問爲精神寄託之所，也不至於走入岐途或流於消極。可敬愛而有爲的青年！對於這一點我希望你們也加一點注意。

以上所說，本是些最平常而爲處於現社會「不得不」的零感，平時也常常與許多青年談及，可是因爲職務上的忙碌與遷居上的躭擱，竟於去年八月答應中學生的編者，而至今始能無條理地寫出來，而且所寫的不及我要說的十分之一二。眞是有負本刊的編者與

讀者。將來有機會時，也許再能與讀者通訊通訊，不過照已往的經驗，現在尚不敢許願，還得請編者與讀者原諒。

舒新城十九年五月三日

致青年教育家

最可愛敬的青年教育家：

在這革命空氣瀰漫中國的時代，你們不追隨革命的實勢之後，從事政治生涯、社會活動，以求滿足物質慾望，建立煊赫功業，而獨潛心於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教育研究，或兢兢於清高其名、卑賤其實的教育事業；你們的成功雖不可期，你們的志願卻着實可欽。所以我不避冒昧，於預備啟途的百忙之中，而作這一封書信。

我曾藉教育之名生活十餘年；在某個時期，並曾蒙社會錫以某某教育專家的稱號，而效當代的偉人口不停講、腳不停步地奔走四方；即在目前，也不時有識與不識者千里致書、踵門叩教地詢問研究教育、從事教育之道。我於教育雖然不是識途的老馬，然而十餘年的生活，卻也有許多可以供諸君參考的地方。只可惜教育雜誌的篇幅有限，不能容我們細敘衷曲，只得就我數年來縈繞在腦中的思想，以及許多愛我的青年所提出的問題，簡單述之。

當這革命空氣瀰漫中國的時代，青年占至高無上的地位，是一切事業的根本；你們不他求而獨獻身於教育，我想一定有重大的理由的。我非你們，當然不能盡明白你們理由的所在；然而從我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接觸中，也可以推知大半。好在這是無關國計民生的私人書函，推算有誤，也無妨害，姑且讓我猜猜罷！

我想你們現在正從事或將來預備從事教育的最重的理由，大概以爲教育是清高的、神聖的事業罷！不錯，「教育是清高的、神聖的事業」，是社會上一般人所常道的，就是政府將教育費挪作別用，積欠教職員薪修至三十個月以上，逼着教職員哀請發薪以維生計的時候，那些聰明的官長也以這句話爲安慰教職員的唯一法寶。自高官以至百姓，都說教育是清高的、神聖的事業，無怪乎後進的你們，也跟他們的清高神聖而清高神聖之。可是你們要知道，這句話到底是怎樣解釋的？其效用如何？

清高與汚濁，神聖與卑賤，是對待的名詞。說教育是清高、神聖的人，雖然不曾下一個全稱斷定，說教育以外的事業都是汚濁卑賤的，但至少總認定教育是社會一切事業的鷄羣

之稿，足以壓倒一切。他們的意思大概以爲教育是立國之本，國家是神聖，國本當然更神聖；而從事神聖事業的教育家，縱然降一級不以神聖自居，總不可以不自稱清高以保持尊嚴。至於其他的一切社會事業，雖然也有其存在的價值，但都非根本的，當然不能與國本攸關的事業受同樣的尊號了。這當是他們清高神聖教育事業的第一個重大理由。

其次，他們從事實上立論，說教育是指導人的活動，教師是人的模範，不若政治之替人民作事，實業之替社會創業，而有同黨競爭、同行嫉妬的汚濁行爲、卑賤勾當。教育界既無汚濁卑賤的事情，當然可以清高而神聖之。

這些理由，驟然看來，似乎是正大的，所以許多自命爲教育專家的以此倡，而無數的有爲的青年也以此應。但是，過細考察一番，便會發見牠們的謬誤，而根本不能成立。

在現在的世界，國家是否神聖，我們且不必細論；假定牠是神聖，教育事業是否也因着牠的神聖而神聖之，教育是否也因着牠的清高而清高之。從事教育的人爲保持他們的尊嚴起見，自然要說教育是有關國本的神聖事業。但是紅鎗會的首領、耶穌教的牧師，也說他

們的供奉眞神、服事上帝都是保國福民的根本要務，若是沒有他們，好像人心不古，國將立亡。在他們看來世界上的事業沒有比他們的更重要的，當然可以稱作神聖。而且在中世紀，教育確曾作過宗教的奴隸幾世紀；就是現在的中國，信敬神爲神聖的人，恐怕比信教育爲神聖人還要多若干，教育又安得獨霸一切？

你們或者說，這是主觀的神聖觀，不可以拿來衡客觀的教育事業；這話當然不錯。但從客觀方面說，教育在人生、在國家的地位，也不過如其他各種社會事業與農工商等相當，教師也不過等於廚子糞夫而已，更找不出什麼高貴的原素在那裏。我說這話，自命神聖的教育事家聽得，或者要怒髮冲冠地不高興；你們讀此也會要說聲「豈有此理」但事實如此，怒也無用。只要平心靜氣地想一番便會知道。「許子若不憚煩」我還可以略舉一些證據。

講教育是有關國本事業的人，無非是說教育以灌輸知識、培養德性爲目的，人民的知識高了，德性好了，國家便會因之而强。人的知識與德性是否是現在的所謂教育能灌輸能培養，我們姑且不談；即使能之，也並不是什麼根本事業。因爲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從人生出

發的，人若不能「維持」其生命，無所謂知識與德性，更根本說不到灌輸與培養，所以世界最根本的事情是吃飯，能解決吃飯問題第一是農業、第二是工業、第三是商業；倘若中國先沒有這三種人，教育家除了實行神仙的絕食、野人的裸體而外，連生命都不能保持，更何有於神聖與清高！再就實際的需要講，現在的社會固然需要現在的教育，但是現在教育所製造出來的雙料少爺大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倘若沒有廚子替他們燒飯，糞夫替他們挑糞，就是有農工商人替他們作了種種的事情，還是生活不了。以廚子糞夫與教師並列，教育家或者以為有瀆尊嚴，實則現在的學生們，離開教師，有廚子與糞夫還可以生活下去，倘若僅有教師而無廚子與糞夫，恐怕大家都會無辦法。

再就事實上講：教育界果真比其他各界清高嗎？果真無鑽營奔競的事實嗎？你們即使不能親身經歷過，至少也當在報紙上看見過傾軋排擠的紀事；倘若你們在學校曾經過幾次風潮，作教師曾碰過幾次釘子，便知道教育界的鑽營奔競、傾軋排擠的種種污濁行為，卑賤勾當，並不亞於其他各界，也不弱於大眾所深惡痛絕的政治界，甚至於足資他人做效；則

所謂神聖清高者又在那裏？

因此我勸你們千萬不要如迷信上帝和貢神的人們迷信教育家的狂言。你們如在人生的許多活動之中，而獻身幹教育事業，只可把教育當作平淡無奇的東西，而效廚子糞夫們的各盡所能、努力幹去就行了。不必幻想着什麼神聖、清高的安琪兒，而自高其身價；更不必不自儕於百工之列，講些什麼「祇問工作不問收穫」的傻話，等他人把你們努力所應得的報酬騙去，而猶效四五年前北京某校校長某先生說教育是清高的事業應當犧牲從公的讕言。

你們神聖與清高的夢，也許因我這番話叫醒來，可是我想，你們還有一個大夢，就是從「教育是立國之本」一語中推演出的又一個意義，說教育是改造社會的唯一工具。這種意義，自然是由來已久：「教育萬能」，現在雖然不盡為人所信，但在教育史上確曾有他的地位；就是政治家、軍事家也常常將他們苦心經營所獲得的政績，槍林彈雨中所得的戰功，都要加到教育上去。日本的伊藤博文首相、德國的毛奇將軍，是大家所知道的好例。教育家

爲求精神的安慰，既然效阿Q精神勝利法的方法，廣唱教育萬能，而政治家軍事家又從而和之，無怪世界上成千成萬的青年志士懷抱着改造國家社會的宏願，都投向教育的旗幟之下，以求實現理想的天國。雖然也有若干志士，以追求不遂而灰心、而短氣，然而大都是自怨自艾，恨自己的力量不够，總不聞有「教育叛徒」直接懷疑教育的本身。我對於教育不過是藉其名生活十餘年而已，無「藝術叛徒」對於藝術那般精探的修養，不敢自稱「叛徒」但對牠的功用，卻也不時以直覺估量估量。所得的結論，或許可以供你們參考，也未可知！

在教育是神聖清高的概念中，教育家已經假定牠是超越其他各種社會事業的；在教育是改造國家社會的唯一工具的概念中，又假定牠是能支配其他各種事業的。這第二種假定，在五四以前，教育家大概不會發生疑問。五四而後，爲着經費問題而有教育獨立之說，已漸覺得社會上的他種活動如經濟政治之類，足以牽動教育，但猶不認教育是受政治經濟的支配的，故倡教育獨立。實則社會上各種事業的關係，徹底追究起來，本是「鷄生蛋、蛋

生雞」的循環問題，永久不能得着一個最痛快的解決。可是從大體說來，總有點先後的次序，把教育和人生可有可無的宗教比，他們可以兩不相涉，也可以彼此互相支配；但把教育和政治及經濟比，牠便根本是附屬品。教育家自然希望教育獨立，而且希望其他的一切都得受牠的支配：可是在事實上，教育是內政之一部，要牠離政治而獨立，理論上固然不通，即在實際上又何曾有絲毫效果。中國、俄國、意大利的黨政府且不說，試問世界上也有君主專制國而行德謨克拉西的教育政策，共和國而有以尊君爲教育宗旨的嗎？教育的設施都要根據國家政治的變遷而變遷，教育家的十年經營，當不着行政上的一紙命令，所謂改造社會國家的力量在那裏！在經濟方面，教育更是牠的奴隸，牠對於教育也有生殺予奪之權。別的且不講，何以廓美紐斯、勞沙爾的班級教學先後倡了百餘年而無人問，一到英國工業革命後，蘭凱斯德一倡便風行世界？何以日本維新與中國變政同時採用西洋教育制度，而日本以強，中國至今還在迷津裏面兜圈子？倘若我們把廓美紐斯、勞沙爾、蘭凱斯德時代和中國與日本的社會經濟制度過細分析一下，便會知道教育所以有如此如彼原因，便會知道

經濟對於教育的勢力之大。教育在一切社會活動中也是劇場中不可缺的一個脚色，若硬派牠以鼓手的威權，要牠支配全場面的活動，卻未免把牠看得太重。

自然賦與人類的生活機能太壞：墜地而後，不能如鷄鴨等可以自尋食物，而有賴於父母的養育；又因爲人類太聰明，把原始的社會一代一代的造成現在這樣花團錦簇的世界，後生小子要在社會上生存，更不能不仰仗前輩的指教。人類受着這兩種原因的限制，不能不要教育。教育便成爲一件與人類共終始、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不過這種事實，原是本着本來需要自然而然發展的，初無所謂教育家，更無所謂教育科學。後生小子在生活上有問題時，與老前輩共同生活，模做他們的辦法去辦就是了，用不着專司教育的人，更用不着什麼教育的科學或科學的教育。自從有些闊人仗着他們的權力與財力，威迫或僱傭他人教育自己的兒女，而自己則騰出時間來作別樣的事情，於是有所謂教師。教師的目的既在以教書爲職業，自然要迎合雇主的心理，而創造出許多的學理，牢籠主雇，如牧師之藉上帝之

名以牢籠教徒的一般。於是所謂「師者人之模範」，「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的格言產生出來了，尊長的架子擺出來了，賞罰的威權也拿出來了。於是教師是永久站在嚴父的方面作威作福，而同時又藉教導後生的名義領薪俸。於是所謂教育家的生活便永遠墮入虛僞地獄中，而以種種的假面具示人了。

你們是青年，青年的血是沸騰的，青年的心是赤灼的。你們未經歷世的波折，對於宇宙間的一切，都拿着你們赤心沸血的心情去推算，你們不從事於他種職業的預備或選從事他種職業，而毅然從事於教育，對於教育自然有大欲存焉。可是、在我看來，所謂藉教育以改造社會的宏願固然難於實現，而清高神聖的理想也只好托諸夢幻而已。在現在的社會，凡可稱爲職業者，無清高與汚濁、神聖與卑賤之分，教育就勉强算作一種職業，也無所獨異於他業之處，當然不能效牧師的口吻說藉上帝之名討生活是替天行道：當然無所謂清高與神聖。若是就實際上說，從事教育的人都如朱熹老夫子所描寫孔聖人一般，三揖三讓地在那裏避賢路，鞠躬盡瘁地在那裏盡職務，恐怕就把往古以至當代的所謂大教育家者一

一起面貌之，他們也只好以莞爾而笑曰，「迂哉小子！」以表示其師道之尊嚴而已。

你們還是青年，我不忍把教育界種種鑽營奔競的事實告訴你們，致停止你們血的沸騰，消滅你們的心的赤灼。但是就你們最純潔的經驗中，也可以推證到教師所過的生活是人生最虛偽的生活。這種虛偽的生活，不是某人如此、或某地如此，而是從事於教育職業所不得不如此。

你們是青年，當知道感情是生命的原動力，感情的奔放是推進生命的發動機，然而你們更要知道，教師的生命中是最乏這種原素的。教師也是人，他們當然不是生來便無感情的，只因他們要圖雇主的歡心，要保持他們職業的安全，不能不濺息了生命之煙，而另換一付假面具對人。他們所以要換面具的原因，就是要求符合「師者人之模範也」的那句格言。

「師者人之模範也」這句話確有勢力。小學校的孩子們，他們潔白的心中什麼東西都沒有染着，便受了這句話的暗示——是由於社會暗示他們的——而尊崇他們的教師

如天神一般。教師在小孩子們看來，無異全知全能的上帝；教師所講的話，他們都奉爲金科玉律；而教師們爲欲維持其尊嚴與實踐爲人模範的格言，計也不惜常常假造許多的論證欺騙天眞的孩子們，而掩飾他們的無知。中學生年齡漸大，知識漸多，對於教師的言行，不盡視若天神了，但教師之爲人模範的觀念仍然如故，知道學生不大易受欺騙，則以去而遠之爲法門；大學教授之與大學學生，更如孔二先生之見鬼神，去之唯恐不速矣。

爲着要實踐「師者人之模範也」的格言，教師們不得不以假面具示人，不得不過虛僞的生活，更不得不窒息感情。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情之不同亦各如其面：一人處於衆人之中，在感情方面自然有厚有薄，然而教師對於學生決不能分厚薄：張生死了，得送一副挽聯，李生死了，也得送一副挽聯；倘若有所厚薄，在教師固然失其尊嚴，在學生乃至於在社會都嘖有煩言。

教師的生活中不能有感情，所以他們的言行都是此庸人之言、庸德之行；他們不敢破壞風俗習慣，尤不敢不服從風俗習慣。倘若社會是多妻制，他便不能不多討幾個老婆以爲

後生倡;社會是資本主義,他更不能不創出許多合理的論證以供資本家採用。

教師的生活沒有感情,所以他們除了循規蹈矩地生活下去以外,不能有什麼大創造,更不能有什麼大破壞。你們不信,試把中國以至世界的教育史翻閱翻閱,看看眞正的教育家也曾在思想上、學術上、行為上有革命的事蹟嗎?再舉一個近例:新女性譯載柯倫泰的三代的戀愛的文章,徵求答案,也曾有所謂教育家有答案嗎?他們的內心也未嘗無生命之火在那裏燃燒,只為着罣礙一切,不肯讓牠燎原罷了。所以教育家是虛偽的,不革命的;然而也不是反革命的:他們只是隨波逐流的庸人。所以我勸有特殊創造能力的不必一定要從事教育,幻想清高神聖生活的不必一定要作教師,要想改革社會國家的不必一定要學教育。教育是庸碌的事業,教師是庸人幹的。

看教育雜誌的青年們,看得我這封信上所說的,或者要發生反感,或者要自怨自艾,不該從事教育。發生反感且待反感出來再說,至於因此而悔不該從事教育則亦大可不必。雖在我看來,教育只是一個實際的活動,牠的本身並無好多可學的,要從事教育只要把牠與

有關係的科學學好，再實際參與一些工作就行了。但是，若果你們曾費了時間在所謂教育科學上，將來從事教育自然可以用得着，即不從事教育也可以當作常識應用到別的方面去。你們或者也知道文學家的張資平罷，他的小說常題着地質學上的名詞，也足以證明他在日本所攻的專科與他有益，何況你們現在還不能決定將來是否也還過庸人的生活呢？

你們是青年，你們有沸騰的血、赤灼的心，我望你們能繼續着沸騰、炙熱，但同時也望你們將平日對於教育的幻夢打破一點，而切切實實認定現在的教育只是廣泛的職業之一種，教師只是庸人的傭工之一種，無所謂清高與神聖，更不能獨立改造社會國家。你們自審是庸人，願過虛偽的平常生活，從事教育也無妨；若自問是天才，想建立不世之勛，我勸你們努力從應走的路上走去！不要再在這中庸之道的十字街上徘徊躑躅！

你們不相識的朋友舒新城鞠躬十七年十二月末日自杭州寄



考試與文憑

——致中學生的一封公開信——

中學生諸君：

我現在要和諸君討論的是一個現成的題目。這題目見於生活週報第五卷第三十二期及四十七期到五十一期。諸君之中想有許多已經是看見過的。可是今日我還要再提出與諸君討論，第一是因為我的見解和他們有些不同，第二是這問題與諸君的關係特別重要。

生活週報討論這問題的原因，是教育部在去年有一個命令，不許在未立案私立高中及無高中畢業文憑的人投考大學，遂致發生許多假文憑。持有這些假文憑或未立案私立中學文憑的人，雖經考取入學多時，但是查出之後，也得取消學籍。社會人士很有抱不平的，乃不約而同有許多人在生活週報發表意見。當這問題最初提出來的時候，我便注意到，且

有一些意見，但因爲職務的忙繁，始終未曾用文字發表。可是去年在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講演時，曾略爲提及，並以此爲原因之一而專力於寫成我和教育的一本書。最近夏丏尊先生向我索文債，且指定這個題目要我說話。我只得從忙碌之中抽點時間來寫這篇。

未入正文以前，還得向諸君申明兩事：第一我素來不重視學校文憑，我的學校文憑也從來未有人重視過。這就是說：我從前辦學校和現在主持中華書局編輯所、在引用同事方面，從來不曾以文憑有無高低爲去留的標準，而我自己服務社會十四年，也從來不曾以文憑爲進身之階，所以我對於現在的學校文憑，常看作可有可無的東西。今日於諸君所談的當然不會出乎我平常的見解之外的。第二，我對於現在的教育制度，尤其是中國的現行學校制度非常懷疑；我從前以至現在都主張厲行考試制去革改中國的教育、普及中國教育，現在和諸君所討論的不過是我對於教育的根本見解之一部分，並非專對此問題的偶然感想，更非專對某項意見的一種辯難。

以下「言歸正傳」；

生活週報上所說的只是諸君升學時與文憑有關係的一部分，這是由於他們立言的動機，是為着教育部的一個命令。我則以為文憑問題與諸君之關係很大：除了升學而外，還有求學與就業的兩問題。而且這兩問題，在我看來比第一問題還重要許多。

照現在教育部的規定，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的人不能投考大學，就是假造一張文憑考取了，查出之後也得將已得的學籍取消。這裏顯示一個最大的矛盾，就是考試與文憑不能兩立。這就是說：文憑若果可以代表學行，則大學入學便只要驗文憑就够了；若嫌投考的人過多，儘可立定標準，專收高中畢業前幾名的學生，然而現在一定要舉行考試，則明明對於文憑所代表的東西——不論是知識、是品性、是德行——發生疑問，而要藉考試以甄別之。這樣，對於考試似認為可靠了，可是事實上經過考試而且已經入學若干時日只因為無文憑之故，又得把由考試所得的結果取消。這種論理學的新奇，當然不是我們局外人所能懂；而事實上真正受其賜的，就是你們中學生。

僅就大學入學講，文憑對於你們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因為你們之中的最大部

分、有錢能畢業中學，當然可以得到文憑，所不能得到文憑的，大概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現在在初中畢業，或在高中讀過一二年，而無力繼續讀畢高中三年的；第二類是從前在舊制四年中學畢業，而無力繼續入大學的；你們這兩類人所處的境地自然不同，但是大概都可列入貧苦青年的總類裏面。你們過細想想：現在的大學是不是需要比中學更多的費用，第一類的人在中學尙不能繼續讀畢，第二類的在從前尙不能繼續進大學，難道你們的家庭或自己的經濟會忽然充裕起來，能供給你們進大學的費用嗎？你們經濟的命運，終於不能讓你們在大學畢業，也許沒有高中畢業文憑不能改進大學反是幸事：因為現在的大學除了所謂養成士大夫的風度，敎給半生不熟的若干名詞，和提高生活程度而外，所能給予你們實用方面的知識與技能，實在有限得很。與其在大學讀書幾學期之後，失業而為高等游民，多累社會，不如作中等游民、少累社會之為愈。所以我以為在升學方面，文憑之對於你們，並不是一個頂重大的問題。

諸君要知道，無論有無高中畢業文憑，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能升大學的總是少數之

少，數但職業則爲人人生存上所不可少，職業預備更是在有機會求學的時代所不可不注意。現在教育部規定大學非有高中畢業文憑者不能應考，政治化的某種職業，也非持有高中畢業文憑者不准就——現在有些職業機關的薪金及職務之支配，就有這樣規定的。如此，則諸君力能在中學畢業的，對於求學的方針，當然以得文憑爲目的，爲文憑而讀書的動機好不好且不管，只怕一心專注於文憑之取得，對於文憑上所不要的眞實技能、社會知識，都將棄而不顧。畢業之後跑到社會上會如無舵的船，不知要飄泊到什麼地方。同時若果你無力在中學畢業，則這張文憑便會先天地將你一生的發展斷喪。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固無甚於此者，而社會上所受的損失，也無所底止。所以大家很起勁討論這問題，絕不是一個偶談，實是有關國計民生的一個大問題，而最有關係的你們更當注意。

我是非常懷疑現教育制度的——對於中國的現行學校制度，尤其懷疑：別人以爲文憑不能代表眞實的學行，我則以爲就使他眞能代表，他所代表的東西是否合於社會，合於人生的需要，還是一大問題。而在事實上，則同等的學校，甲校的程度和乙校相差很遠，而同

校的甲班與乙班也是如此；就是同年級同科目的程度也因教師能力與學生天稟之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由於個性差異所生之差別，我們還可以歸得起類來，而在中國漫無標準的教育行政之下，對於學校教師及學生各方面無詳密考察所生的差異實無法比量。這不是一個理論或一種偏見，凡屬從事社會事業而有相當「用人之權」的，都能舉出實例來作證明。所以我對於現在學校的文憑絕不把牠當作一種量度人之學行的標尺，總是以實際的工作為試驗的資料。同時我還覺得現在中國的學校制度，是間接直接從西洋工業革命而後的教育制度中模倣而來的，於中國的農村社會經濟不相應。所以照着西洋整批生產(Mass production)的方法，辦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結果還只能替都市製造多數游民，於中國的社會經濟之改進，並無何種益處。你們在中學校所習的種種科目，在工業社會中也可以說是一些人生的、國民的基本知識，但在中國則未見得如斯。譬如中國以農立國是人人所常說的，可是中學校除了農業分科而外，有什麼關於農業改進的科目！就是商科，中國內地完全是硬幣時代，而學校所教的東西都是是滙兌、銀行、票券資料，無怪乎商店不要

的科學生，而情願用學徒。講到這裏，我們更可提出重視文憑者的理由來加以分析了！

重視文憑的人大概就是現在學校制度的謳歌者，也大概可以說是經濟的優勢者：因爲他們感不着經濟的壓迫，看不見「學校重地窮人免入」的事實，便以爲入校讀書是靑年應盡的義務，文憑就是他們盡了義務後所得的權利，其當重視自然是沒有疑問的。可是事實上，現在的學校絕不是無恒產的人所能進的，然而絕不能說無恒產的人不該有知識；國家縱不能廣備大厦千萬，盡收天下寒士，給以學校教育，他們在社會上家庭中自己從辛苦中所求得的知識，也不承認，不使他們與學校畢業生受同等待遇，未免太無道理！

此外還有重視學校文憑的學者，以爲現在的社會複雜，文化更複雜，種種學業不能如閉關時代之可以寒窗自修，——尤其是自然科學與合羣習慣——非以學校爲教授之地不可。這對於文憑的重視自然是一個理由，然而不是唯一的理由。這就是說：學校有許多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自然較寒窗苦學者之機會爲多；然而從實際社會服務所得的人間經驗和人事關係是否也可以算作團體生活的訓練！又如從實際生活與自然接觸之各種關

於自然界的種種知識，是否也放在「全無是處」或「全無用處」之列！我也知道科學系統的研究，要學者指導，然而科學知識之獲得，卻以眼鏡的刺激為主，而不盡在紙上的空論。若不論現在都市化的中學校，其設備不是以供科學常識的試驗之用，就從標本上知道幾個如「十字花科」「單子葉植物」的名詞，或從實驗室中知道幾種如「絕緣體」或「光波」的現象，可是在農村中看見蓖麻不知牠的子可以榨油，看見椶櫚不知道牠底葉可以做繩；或遇看家庭的電燈有毛病，非請電燈工人來無法醫治，看見肥皂泡散在水面而呈異彩的祇而視為神奇：諸如此類的事實，可以說是現在中學畢業生中最普遍的現象。這樣地在學校中學習自然科學，除了為裝飾門面而外，於個人、於社會、於國家、於世界又有什麼用處。至於說學校中人數多，可得較好的團體訓練，這話也還得重行檢查：因為團體的訓練重在生活為有規律，若無規律，便不能名為團體，更無所謂訓練。在現在商業化的學校制度之下，與階級化的學風之下，集合若干青年於一堂，不相關乃至於互相敵視地過生活，果真也能算作團體，叫作團體的訓練嗎？若果學校的團體訓練而有效，改行新學校制度三十餘年

的中國社會其無秩序無規律的現象當不至於如斯之甚罷！大家都知道游泳要到水裏去學，我不知大家何以對於從實際生活得來的眞實學問如此輕視，而反重視那與中國現社會需要不相應的學校教育，以及學校文憑！

以上是說現在的學校與現在的社會需要不相應，學校的文憑不足以代表眞實的學問。我們再退一步承認學校的標準一樣，學生的程度也相同；可是職業的要求絕不只是某種學校中的一點教科知識，必得於學校教科之外，更有人生的、國民的、以及職業的知識。這些知識最正確的來源是建築在隨處留意、隨時留意的習慣上的。俗話所謂「做到老、學到老」，就是此意。所以爲文憑而求學，固然只能學些皮毛，有了文憑而自滿，更是自阻進步。諸君能進中學，在現在的中國，可稱幸運；社會上一般人都把你們看作中堅份子，你們的責任，也就匪輕。倘若你們求學是爲文憑，升學及就職靠着文憑，那眞是危險萬狀。所以我以爲文憑問題關係於你們中學生者爲至要。

文憑之不能重視與不足重視既如此，所以我勸諸君不要爲文憑而求學，靠文憑去競

職。講到這裏，諸君一定要問：求學爲什麽，就職靠什麽？我的很簡單的答復是求學爲生活，就職靠能力。

諸君也許聽過「爲學問而學問」的話，這話自然可以存在，但絕不是我們忙於生活的人所能辨。與其爲說冠冕堂皇的門面話而貽誤自己，不如老老實實地說是爲生活。不過我所謂生活是眞正的人的生活，不是非人的生活。這句話恐怕又得略加解釋了。

我以爲人是介於神與物之間的一種機體，他有物質上的需要，同時也有精神上的要求。一般極端的唯心論者把人當作神，以爲只要精神生活能滿足，物質上需要可以不問；而極端的唯物論者則以爲人間的一切都是物質的關係，根本上無所謂精神。我則以爲人是物體而具神性的個體，其生活的高下，視他對於物質慾望與精神要求的比例以爲斷。若他專重物慾，他的生活等級自然很低，可是絕不能過全無精神的生活，而儕於物的地位；反之、若他純是精神的發展，他的生活等級當然較高，然而他也不能全無物質的需要，而完全過神的生活。同時我更以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與神者在於有無限的自覺創造性：就是時時

不滿足於現實，時時在理想的追逐中過生活。——禽獸只知現實生活沒有理想的追逐，神則已達完滿境地，無須理想的追逐。

人的生活的特質明白了，諸君求學的方針便可由此而定。因爲人有物質的需要，所以對於現實生活的各種知識、各種技能，都應當留意。假如你的志願在習商而所進的分科又是商科，在不明白生活意義的人看來，以爲學校教科中有許多關於商業的科目如商業概論、商業道德、商業地理等等，只要把課本讀熟就够了。可是你得知道這些課本，其取材大部分來自外國，未見得眞能與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內地商業社會——需要相合。譬如說中國商業對於文書與珠算最爲重視，而銀行滙兌的種種學問在內地商店竟完全用不着。所以你對於學校中所有的科目固然當學習，以擴充你的職業常識，或等社會經濟制度改變的時候應用；而目前敲門磚的文書與珠算應特別注意。其他爲學校課程中所無的商業習慣、商人生活等等更不可不留心去調查研究。所以謀滿足物質的需要計，不可不注意於學校科目以外的社會現象與社會需要。但是人的生活絕不只是物質需要的滿足，同時更

有精神的要求——也可以說剩餘勢力的引伸。這精神要求的出路大體可以分為兩條：第一條是事業的改進與創造，第二條是學術的研究與發明。若果你知道人的特質是在於有無限的自覺創造性，則你於維持物質生活外，一面努力於創造你的職業的改進理想，一面本你個性之所近，於業餘研究一種科學或藝術，以利用你的剩餘時間。這種研究是超物欲超利害的：當進行的時候，固不會預存何種實用的目的，可是到了相當的時候，他在你的事業或學問上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用。愛迪生之成為發明家，就是一例。所以在求學的時候，於物質生活的知識與技能獲得而外，同時要注意你的個性的要求與發展，以寄托你的精神生活。簡單說：在實際生活中繼續不斷所獲得的學問才是真學問，把所得的學問應用到生活上而能使生活日新月異地改進，才算學問的真價值。也可以說：從生活中得來且能應用到生活上去的才是真學問。這是求學為生活的簡要說明。

我說就業靠能力，諸君或者要問：中學生到底有多少能力？倘若僅僅就現在學校所給與你們的教育講，你們的能力比大學生和留學生的自然要單薄一點；但實也不盡然：第一，

社會的事業很複雜，需要處理他們的能力的方面很多。從表面上看來，販夫走卒所作的事情似乎遠不如文人學士的高，但是販夫能盡其負運貨物的責任，走卒能無虧於洒掃清潔的職守，其對於社會上的貢獻，比之吟風弄月的文人學士們還要大。所以能力不怕小，只要善用他，使他對於社會有益。第二，能力之大小並不以學校教育的等級而有限制：孫中山先生講考試制度引用美國博士不如車夫的例，是一般人所熟知的，就是本誌第十一號出了中學校以後幾位先生所自述的能力與所作的事業，又豈是一般大學畢業生和留學生所能盡有，所能盡作！我以為現在的學校教育，姑不論其是否合於現在社會需要的根本問題，就是假定他的一切都是與現在社會情形相應，也只能使諸君在學問研究上略識蹊徑，在治事方法上薄有基礎。走什麼路，造什麼房子，還得藉出了學校以後永久不斷的繼續努力。中國讀書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把學校當作學問的源泉，同時也把他當作止境：以為求學問非在學校不可，出學校便無學可求，因而演成一種學校即學問的謬誤觀念，遂致社會上輕視學校以外的真知識、真學問，同時更使有機會進學校的人，將在學校中所得的門徑與基

礎於出校門時一律斬棄。這阻碍個人及社會進步的惡習，諸君應當於自己不濡染而外，同時要負改造之責，努力於實際生活中求真實的學問，以爲那些抱殘守闕的大學生和留學生倡。

講到這裏，諸君或者又要說：就業靠能力，求學爲生活，話是不錯，但是事實上有能力的人，在社會上未見得能生活，而無能力有資格的人，倒可以踞高位，操大權，則這兩句話不要成爲不兌現的支票嗎？這問題自然是現社會中的一部分事實。但是我以爲這事實是暫時的，諸君萬不可以此而自餒。我可以分而層來說明：

有能力的人不能生活，沒能力的人反可舒服，可以歸納爲兩種原因：第一是知識界的失業問題。這問題從去年來已成爲世界上不能解決的大事情，不是一國所能解決，更不是我們所能解決，我們姑且略而不談。第二是國內的政治紊亂：中國二十年來因爲社會經濟制度發生劇烈的變化，所有社會思想、社會倫理、社會習慣，均因之發生動搖，新的標準在短時間不能建立，而舊的又已崩壞，於是政治上的用人行政一切失所依據，遂以執政者之個

人勢力與其好惡爲準則而演成「論事惟好惡，用人論情面」的惡現象然而這是暫時的，中國而欲立國於世界此種現象決不會長此下去的。所以我以爲求學，爲生活，就職業，能力的兩句話實在是一張可以兌現的支票，其所以暫時不能兌現者，並不是牠本身的價值有問題，乃是社會的偶然現象妨害牠的價值的實現。

我們再考察現在的時代，是否可以容許這張支票能充分表現其價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爲這支票兌現的機關，只有一個，就是考試。考試的含義有廣狹兩種：廣義的考試是由實際事業上所給予各種事業者的甄別：社會上無論什麽事業，只要牠不是乾薪機關而眞正可以算作職業的，都待有一種能力去應付。也許在某種時期你的職務和你的能力不相稱，若果這職業機關的目的是在發展牠的事業，主持的人員便不能不有「爲事擇人」的決心，只要你的能力能在事業上表現，終會有職務和能力平衡的時期。倘若你自己獨立去創辦一種事業，事業的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試驗資料。你的成功與失敗絕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和你的能力有最密切的關係。你不必因偶然的不幸而灰心，狹義的考試是由政府

舉行的各種試驗：這是能力兌現的普通機關，由此可以使無錢守購文憑——我以為現在學校的辦法於納費之外，且須一定的年限畢業，實在是有錢守購文憑——的人能自己表現，同時也把所謂學問的範圍擴大，實在是很好而很重要的辦法。這辦法之能通行與否，在從前雖不敢說，現在則可以加以肯定。因為在民國二十年的年頭，四分五裂的國家總算統一了，政治也漸入軌道了；同時國民政府是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所產生的，在民生方面要人盡其才非以考試為工具不可，而五權中之考試權，尤為近代政治學說之特創而為中國歷史及國民黨所最重視者，在事實上且設考試院專理其事。各種考試之實施，當然是可以「拭目以待」的。所以我以為只要你持有能力的支票，不怕不能兌現的。則現在那不能兌現的所謂學校文憑，除了在現在教育部的某種命令之下，於經濟佔優勢的青年入大學時稍有效用而外，在求學與就職的兩方面都是廢紙。

至於考試要怎樣才無流弊，這自然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但是這些事情在國家方面其權操之政府，在社會方面其權操之職業機關，我們當然不能為之代謀。不過我相信若用新

的方式根據職務上需要，將試驗的時間加長，從各方面分別予以文字及實際的考試；在必要時，更可採實際試辦的方法：其結果比之驗看一張無標準的文憑要可靠得許多。此外，現在的學校制度完全資本主義化，遂致演成「學校重地窮人免入」的現象，而使學校教育權爲有產者所獨佔，更使「才」與「財」成正比例的進展，實是最不公平的事情，也得根本改造。這改造的方法，我主張各地設科學、圖書、體育三館，各請導師指導，聽人民自由學習研究，而以考試方法驗其成績。其詳細辦法，我在十七年的全國教育會議提有一個改革學校制度案曾經說及——現在收入我的中國教育建設方針單行本中——而且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所以畧而不談。好在這些事你們還可以暫時不問，不詳說也沒有什麽要緊。

初意本只想和諸君畧畧談點我對於考試與文憑現成題目的意見，不料一動筆又寫得這麽多，而且牽涉到求學與就業兩方面去了，致有費諸君寶貴的光陰，抱歉之至。敬祝諸君學業猛進，身體康健。

你們不相識的朋友舒新城二十年一月十五日

戀愛上的幾個問題

——給男女青年的一封公開信——

至可愛敬的青年朋友：

恕我不能保持敎師般的威嚴，和你們說你們自己很感興趣而又不便向前輩或敎師請益的戀愛問題。

你們對於戀愛問題感與趣是生理與心理上的自然要求，是必然的事實。無論你們的父親、母親，或者你們平日認爲最尊嚴的前輩先生，最莊重的敎師，當他們年齡正在青年期和你們一樣的時候，對於這問題也和你們現在一樣地感興趣；甚至於現在鬢髮斑白，兒女滿堂，還是如此。雖然他們的青年時代，不能像你們現在這樣自由、這樣有機會與異性交接，但心影中充滿了異性的要求却和你們現在一樣。他們尋求異性與兩性生活上的經驗，雖然不一定能與你們將來的相比，但至少也可以供你們的參證。然而他們却不能坦白告你

們，你們或者也未必敢問他們。——這是受了禮教先生之賜！

朋友！我想你們大概都會知道禮記「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話：他把飲食與男女並舉，實在因爲這兩件事在人類生存上有同等的價值。無論什麽人，他要自存，非得飲食不可，若要存種，也非得過兩性生活不可；所以禮教的束縛無論怎樣嚴謹，男女問題却與飲食問題同爲人類生活共始終的事實。飲食問題可以公開討究，同樣重要的男女問題爲什麽不可呢！

因此，我敢於不客氣將我所感到關於戀愛上的幾個小問題和你們說說。

倘若你們不是被「道學先生」極端重視的「少年老成」的青年，大概對於戀愛的意義會懂得幾分的——而且也當懂得幾分。你們到青年時代的愛情發動期，便自然有尋求異性的傾向：倘若遇着一個異性而覺得他或她事事可愛，而且有機會能彼此了解其心性以至彼此不能片刻離開；即使形式上離開而彼此的心影都完全爲他或她所佔據，甚至

於喜怒哀樂都以他或她爲轉移，都因他或她而犧牲一切也很願意：這樣可以說是戀愛的生活。再進一步經過法律的手續訂爲夫婦，便是婚姻。

當戀愛正在進行中，一切活動都以引起對手的歡悅爲目的，全生命的注意力都集中於此，因而你的言語舉動最容易爲你敬愛的異性朋友所影響，乃至於完全受其支配而不自覺。倘若你有過戀愛的經驗，自然能懂得我這話的意義，若是沒有，我請你讀下面的一段話：

「哥哥，關於我的事情，請你千切不要掛慮，無論什麽事情都是運命，我是定了心的。進女子醫學的事情假如在我哥哥身上稍微要加上些苦痛的時候，我都不願意去。……只顧自己的私圖，不顧哥哥的甘苦，這樣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只要是於我哥哥有益的事情，我甚麽都能忍，甚麽都甘受。學校的章程我也取來看了，好像很難，但是不能考上的事情想來也沒有。假如我真是能夠進去的時候，那眞是高興呢。我如能夠稍微幫助我的哥哥，那眞是幸福呢。但這不是我的意志，一切只隨着哥哥的意志，隨着哥哥的希望，隨着

哥哥的方便。請你好生籌算罷！」——郭沫若：落葉第六信。

這自然是小說的描寫，然而眞正的戀愛，確實有這樣的情形，確實常以情人的意志爲意志；若不達這程度，實在不能算作戀愛。惟其如此，所以問題也就發生了。

男女青年之願以其最親愛異性朋友的意志爲意志，自然是對於他或她有特別的尊崇的情感非此不足以表示。然而無論何人都有其特有的個性，誰也不願意無故消滅，而且事實上也不能消滅。戀愛熱度最高的時候，何以願犧牲自己的意志？是因爲所要求的更有大於此者。前面曾經說過，青年到春情發動期，自然有尋求異性的傾向，凡可以滿足此要求者便受其吸引而思據爲己有。此時因接觸的範圍有限，而內心的要求甚切，只要遇着與其所懸擬之條件約略相符的異性，便可以由認識而發生如膠似漆的結合。然而戀愛究與婚姻有別，雖然如膠似漆，但未經法律的手續定爲夫婦不能得法律保障，縱使開明的社會習俗有相當的制裁，均是道義的而非强迫的：其前途可以發生無限的波折——結婚以後也是如此，不過有法律保障，心理上較爲安舒而已——最親愛的愛人，隨時有爲他人佔有感

彼其棄置的危險。爲欲達永久佔有的目的計，勢不能不努力抑制自己的意志，以求迎合對方的心理而得其歡心。故自已方面既爲潛意識所支配，竭力在那裏暴其所長，掩其所短，對於對手亦因愛之切而不能發現其缺點，卽或偶爾發現，亦能多方原諒。所以情人眼中的女子都是西施，男子都是潘安。果眞情人的眼力常有錯覺或幻覺作用嗎？不過爲佔有慾在暗中支配罷了！因此有許多男女青年正在戀愛期中彼此覺得對方都是神聖，都是至尊，預想一旦結婚後，生活一定圓滿，不是他人所能夢想。及經結婚，一因佔有的目的已達，二因有法律的保障，便不知不覺透露本性，從前壓抑下去的種種惡性，根自然而然抬起頭來，而對於對方的鑒別力也逐漸增加，結果互感苦痛，乃至於發現彼此都非理想中的人物，悔恨從前的錯愛，以致離婚，亦事實上所常有。在戀愛期中「隱惡揚善」的現象，是人類兩性愛中最普通的事情。這事實眞是愁城，不知葬送了許多活潑潑的青年，因而有些人主張試驗結婚，在今日的中國自然離試驗結婚的時代不知多遠多遠，然而這種陷人的事實，却値得進步的青年注意！

要怎樣注意這問題誠然很重要，但却難得適當的方法：因爲狂熱的戀愛生活，完全是感情在那裏作主；感情當位的時候，理智實不容易抬頭。倘若你正在過狂熱的戀愛生活，有人把你所愛的異性的缺點告訴你，你縱不疑他別有作用，也難得相信他的話，可是，朋友！爲你的前途幸福計，終不能不注意這陷人的事實。我想：倘若你第一能於不必要時——如正在求學的時代——不急急以求得配偶爲事，而又不完全置之不問，隨時與異性朋友爲適當的交接而加以選擇；第二於將要走入狂熱的時候常常反省自己被愛的原因並對於對手爲多方的考究；第三狂熱之餘，不時過想他人失敗的經驗：這樣，雖不能說完全可以解決這問題，但至少亦可以給你以一種無害的幫助。這是我請你們對於戀愛上注意的第一問題。

戀愛達了最高度的時候，無論什麼事都沒有比彼此聚首還重要，倘若你沒有這樣的經驗，我仍然請你讀一段小說：

「滋味是在心頭的，我眞說不出的苦呀！就只是這一回罷，自後我永也不離開她，或讓她離開我了。卽使她要回去，我也該設法留住，在事實上是我勸她去的。莫非那時我瘋了嗎？竟會作出這樣的事來！越是算得歸期將近，越是難挨，這時理智也完全失其效力。從前還能終日伴臥在牀，現在就連夜裏也不能睡。從前還能讀書，雖然只要見到書中的情節和語言與我們的經過相彷者，總不免要停留，而今簡直是不能讀，就是提起筆來也覺得淒涼。從前我是恍惚的，而今淸楚了，然而這正是痛苦……」（川島：月夜頁七九——八〇）

這段話確實是事實，並非小說家的想像作用。你想走入戀愛的途中，在別離時固然是極感痛苦，就是聚首也常常爲說不盡的情話忙，而將應當作的事情棄置一旁。然而人是一種介於神與物之間的東西，雖然有精神生活，但又不能離過精神生活。倘若你是豪華子女，有權承受遺產，不爲物質生活的事情所束縛，自然可以安安舒舒過鴛鴦鳥與比目魚式的生活。可是今日的中國，眞正的豪華子女，我們姑且不問他不勞而食的罪過，他們也少知道眞正的戀愛；而尋求戀愛生活的青年，却大半同時要爲衣食忙。有爲的青年果眞墮入戀愛

的深淵中日日從事於戀愛生活之滿足，而把應作的工作放棄。愛情與麵包的問題，恐怕不久、甚至立刻就會發生。

若果你是今日被重視的革命青年，我想你以爲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爲你可以想像這些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倘若將來共產主義實現，兒童公育，自然不會有這些不相干的問題。朋友！你如果這樣想，我却替你擔憂。現在的戀愛不能自由，自然有經濟的原因作梗，但謂現在的經濟制度打破，便可以安居而食，却未免過於樂觀。你要知道消費與生產成正比例，社會秩序才能保持，所以「各取所需」之前有「各盡所能」四個字作先鋒，生產與分配的方法雖可因時因地而異，但不「各盡所能」而可以「各取所需」，却是地老天荒以後所不能盡有的事情。若果照此想像，人類三分之一的青年，都從事於狂熱的戀愛生活，而不問其他一切，麵包問題固然立刻要發生；而大家不負責任的生兒女，就公育、也無如許專員料理，如許專款供給，如許專地容收！

我也知道戀愛者不一定要結婚，不一定要生兒女。然而眞正的戀愛要靈肉一致，即不

經法律的手續而成爲婚姻，但同居的事實却不能免。生活不能獨立的青年，未同居以前爲着愛的驅策而犧牲一部分預備生產的工作，既同居以後，更能保其必不生兒女嗎？若果自己的生活能力不充足，同時又要供給子女或多數子女，姑無論現在的社會不容許你不感極大的痛苦，就是眞有共產與兒童公育的時代，在道義上也不當不負責任。因此，所以我敢奉勸生活不能獨立的青年，且慢努力於戀愛的進行。這是我請你們對於戀愛注意的第二問題。

三年前張競生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一篇愛情定則的文章，以爲愛情是(1)有條件的，(2)是比較的，(3)可變遷的，(4)夫妻爲朋友的一種；而京滬青年之持反對論調者極多，見於文字者已百餘篇（見民國十二年四、五、六月之晨報副刊、學燈、覺悟）。「百年偕老」自然是我們對於戀愛應有的理想，可是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在從一而終的中國社會，抑或在戀愛可以自由的西洋社會，也不問現在的二十世紀或往古的初民時代，離婚的事實終是常

有的。

中國舊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或者可說是非愛的結合，離婚事實的發生，我們還可曲爲一解；而現在自由結合的夫婦何以也免不了離婚的事實？這問題的答案就不能不歸根於愛情是有條件、可比較、可變遷諸事上面去。說到愛情有條件，所謂癡男女大半不承認，以爲我愛他或她，只是愛而已，並沒有什麽原因。實則宇宙中決無無因之果，你所以愛他或她而不愛他或她以外的人，或者由於性情相投，或者由於景仰其人格，羨慕其學問，乃至於重視其富有。若果平心靜氣分析相愛的歷程，玩味相愛的情形，決沒有尋求原因不出的。既經愛定一人以後，我們自然希望他們能百年偕老，然而當狂熱的戀愛期中，既有「隱惡揚善」的事實，一旦彼此發現缺點，便會感不滿足；倘若此時有更好的異性施愛於你，便可乘虛而入，搖動你的感情。若再經理智的分析，發生客觀的比較，你的愛情便可以變遷。有許多人爲着社會的制裁與人道的見解，縱使對於其當初所愛者極感不滿，也能忍受苦痛，始終不離；這自然是他們的好處。然而這只是他們對於道義上的責任，並非感情的生活，而且在實際上他們所感的苦痛或者還有甚於分離者。

說到感情變遷，你或者以爲這樣地無保障，戀愛的前途未免太危險。其實感情變遷並不是壞事，而且是促進人生進步的重要途徑。你若現在有二十歲，我請你想想經過的生活是不是時時變遷的：從前的衣服能和現在相比嗎？從前的用具能和現在相比嗎？從前物質上的一切享用能和現在相比嗎？物質生活既要力求進步，精神生活爲什麽不當如斯？倘使你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時時進步，而你愛人的却數十年如一日，你能滿足嗎？你若現在是大學生，請你再回想中學時極好的同學，你現在對於他們能保持從前一樣的感情有幾人，小學的又有幾人？我想你對於他們的感情一定是一天一天地變遷下去，往來一天一天的少，乃至於完全不問或發生反感。這並不是因爲你是大學生，擺大學生的架子看不起他們，實在是他們的思想沒有你的進步那樣快：思想不相合，言論不投機，便自然而然地疎遠了。這是很平常的事實，我想你不會完全不曾經驗過的。戀愛中的異性朋友又何嘗不如是！倘若你自己是一位極愛好文藝的青年，當初因爲他或她愛慕你極其深切，也不知不覺受潛意識的支配而有愛好文藝的表白，你自然以爲是得了知己。孰料佔有的目的達到，潛意

識消沉而不愛文藝或竟完全與你的期望相反而過你極不願意的生活，你的感情能不變遷嗎？而且因為彼此佔有目的達到，便持法律的保障或社會的裁制作護符，自己不求進步而把持日日進步者之愛情實係人生進化的蟊賊；況且社會的裁制不能及於內心的意志，法律的保障不能強迫執行呢！——照現行民法所規定。

感情變遷並不是可怕的事情，而且是促進愛情使愛情及人生進化的要途。若果你怕你的對手感情變遷而棄置你，便請你研究他或她變化的原因何在。若果他或她是為物質的虛榮心所驅使而變化，今日看得張三的豪華而把你這窮書生——假定如此——丟棄了，則你們最初的結合便是一種盲動，便不是以共同意志為基礎；變了棄了，實在沒有什麼可惜。若果是他或她的人格、思想、學問進步，你還是數十年如一日地站立不動而被他或她不滿，你應當自己反省，力求進步。你更當知道你與你的異性朋友若果真是經過戀愛而結合的，最少在最初是有共同意志的：他或她的人格、思想、學問、以至於其他一切，決不至於全無所知；而且結合以後，朝夕相處——即形式上不能朝夕相處，精神上總是溝通的——他

或她進步的歷程你也當知道得最詳。他或她既能使各方面進步，你為什麼不能步後塵呢？所以我以為感情變遷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互求進步！倘若你想於得到適意的戀人後而求偕老百年，你千萬不要以社會的裁制與法律的保障為唯一的護符，應時時自求進步，使彼此的愛情共進。這是我請你對於戀愛注意的第三問題。

戀愛上的問題自然很多，我們不是講戀愛學，所以只揀幾個實際的問題說說。這些在眞正的戀愛家看來或者以為有點過於實用主義的；然而惟其實用，所以特別值得可敬愛的青年朋友們注意！天氣很熱，不再多說，就此順問

健康！

你們不相識的朋友舒新城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南京

愛的無抵抗主義

——復某君兼論金羅情殺事——

前日得你的信，就想作復。後因近來很感文字不能表示眞實意思的困難，便又想默爾而息，以免發生其他無謂的爭執；乃今日又連得你兩函述你對金羅情殺事的意見，引起無限的感想，只好將「辭不達意」的問題放在一旁，姑且作此書復你。

在今日忙於戰爭、盲於主義的中國，金羅的情殺誠如你所說：是不惹人注意的問題。然而你竟注意及之，且有種種意見，可見你對於社會問題的留心。其實京滬報紙上之小新聞欄紀載此事者到有好幾處，評論的也有人，不過不把牠當作一個重大問題去研究罷了。你雖費了許多功夫，從各方面研究過，可是你的結論却完全與我的意見相反。這自然是由於我們的觀察不同，而我們思想上之根本差異點也就在此。

你以爲金羅的戀愛歷史很長，羅不應中途改變態度；金因其改變態度而毅然敢於殺



羅而自殺、是有丈夫氣，足以當俠勇的青年而無愧。這話我自然不能說是不對：因為你所據以為評判之標準者為社會倫理觀，你的論斷和你的前提完全相應，任何人都不能在論理上攻破你。但我想，若果以現社會的倫理標準去徇金羅，社會上人早有定評，用不着我們再去多事。你既要把這事當作一個社會問題去研究，我請你先將社會倫理觀打破，而為進一步之探究。

我們要研究這問題，第一要問愛的本質是什麼？第二問金羅是否真相愛？第三問愛的處置應如何？

我的淺見以為愛在積極方面是犧牲的，在消極方面是不加害於其對象的。我想親子之愛之出於天性，誰都會承認的，我們且不遠涉生物學上的問題說母之孕子是犧牲個體以存種是愛之始基；即就父母對於子女之撫育的情形看來，何處不是自己犧牲。若僅為生活計，無子女實較有子女為便利，然而為父母者情願犧牲其便利以扶植子女，蓋由愛力驅之使然。親子間之愛如此，兩性間之愛又何嘗不是如此！在表面上看來，兩性間有適當之結

合，因互助而彼此有利，實際上則彼此所犧牲者甚大，就以最平常而最爲人所不注意的飲食問題講，嗜好之不同，也可以說各如其面，但爲愛之故，不能不彼此節制，以免引起對方之厭惡；其他各種習慣更莫不如此；而遇有危難時，卽犧牲生命亦所不顧。所謂互助，不過事實上之偶然，其量果能與犧牲相等嗎？我想由眞愛而結合之男女均能答此問題，用不着列舉事實以資證明。但此就人間之愛言，卽推而至於物之愛亦何嘗不如是：我寫字之筆是我所鍾愛的，我曾費金錢購得之，而金錢由勞力所換得，直接費金錢，間接卽犧牲我的勞力。某次我在湘旅行失去我之筆，曾費三倍於筆價之勞力及金錢去追尋；若爲金錢另購一枝，所費猶少，而我不惜犧牲精力與金錢去追求，是由於我愛牠的緣故。這不過是隨便舉一事以爲愛是犧牲之證。至於愛不加害於其所愛之對象，更屬顯而易見之事，親子間、夫婦間之互相維護，固然是最普遍而最自然的事實；就是我們對於所愛之物，亦莫不小心翼翼地保護牠，倘若有人說：「我極愛這物，所以我要破壞牠」，你不說他是發瘋嗎？所以我說愛在積極方面是犧牲的，在消極方面是不加害於其對象的。

現在討論第二問題。

我們對於金羅之愛的歷史，只能從報紙雜誌之記載中略知一二，即此已知之一二，亦未見得都屬眞實——我以爲凡屬表現於外面而爲人所周知之事象，其不眞實之程度常較眞實者爲大，甚至於完全虛僞——他們從前是否眞相愛，我們無從證明。所以討論這問題只能就其確無錯誤之事實立言——此事實即金□於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在日本東京中國女子寄宿舍之客廳中用刀殺死羅□□女士而自殺。

無論何人對於其人而有愛情，絕不會不承認其所愛者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倘對於其物而眞鍾愛，亦決不會有自行毀棄之理。金羅若果眞相愛，彼此對於對方之人格自當重視，也應承認各有獨立自主的全權。假定羅在未出國前曾眞心愛過金，到日本後而變心；我以爲也不至於被殺，更不至於爲金所殺：因爲她有她獨立的人格，她的思想有變遷，她的意志命令她不愛他而愛他人乃至於一人不愛，甚至於自殺，她也不得不遵從；若果她的行爲對於社會無直接的妨碍，誰也不能干涉她。金如眞愛她，更應尊重其人格而聽其自由；他既無

權殺人，更不當殺所愛之人。若說她已愛過人，即不應再愛第二人，則與武斷的宗教家強迫人不許懷疑上帝，專制的君主強迫人不許批評國政有什麽不同？你反對宗教與專制的君主是爲着他們錮蔽思想，難道這「從一而終」的習俗，便不是錮蔽思想嗎？若說愛人爲人所奪，心所不甘，因而將她殺死以洩忿，這種情緒自是青年所常有，然而決不能說是由於愛的驅策，只是欲的激動而已；因爲愛不加害於人，而欲求不遂，却常能使人憤而將其對象毀滅。你若不相信，儘可以去訪幼稚園的教師，問他們的兒童是否也曾毀滅他們愛好的洋囡囡，而最容易被毀壞的小坐椅是否是爲着爭佔有不遂而然的。

我自然相信人是介於神與物之間的東西，也相信兩性之愛是要靈肉一致的；也相信兩性間有精神之愛，自難免不發生佔有之欲；也相信講到佔有，便會發生量的問題，遇有競爭，也自然免不了爭執。然而你要想，人之所以爲人，就在有精神的生活，總在以精神的生活支配肉慾。若果精神上不能克服人，不能使人心悅誠服，在某種情形之下，也許可以滿足肉慾，可是其生活之禽獸化，却是我們想像得到的。所以即使曾經愛過我的人而現在不愛我，

我若猶愛他，應當從精神上去克服他，決不能將他消滅——因爲果如此，其目的已失，而況我對於所眞愛者決不會有意毀滅呢！

情殺的事實我常有聞見。但無論其爲獨死、雙死、乃至於三角死，若其死是出於本人的意志，我都很尊重他們；因爲在我看來，唯能實現其意志的斯有人格，其人若果自己要死而死了，實是求仁得仁的事情，我們不應責備他。他若不得他人的同意而强迫之使之死，我們雖不拿法律家的口氣說他是犯法，拿道德家的口氣說他是不道德，但其爲思想的專制者不尊重對方的人格、却是很明白的事實。在這種事實之下，還能說是眞相愛嗎？

金羅之眞相愛與否，我以爲還是小問題，因爲是他們個人的事。我們應當特別注意者，是兩性愛的處理問題。現在且畧述我的意見。

我以爲要保持兩性間的眞正幸福，惟有絕對戀愛自由，也卽是我所說的「愛的無抵抗主義」之一法。當今之世，有許多人聞着戀愛自由四字，便會掩耳疾走，而況絕對的戀愛自由。但是我想你總不會怕的；倘若你或任何人能過細考慮一下，也決不會不贊成絕對戀

愛自由的。因為感情是最自由而最不受拘束的東西，不問你有多大的權威能制服別人，使他怒不敢怒，笑不敢笑；也不問你有怎樣好的修養，能制止自己的喜怒哀樂，然而別人及你自己的喜怒的動機終無法消滅，終於要為精神分析學者所說過者「檢查官」疏忽的時候，便會破圍而出，而使你們的精神不安，甚至於發狂。你若相信愛是以求幸福為目的的，則對於這種與目的相反的苦痛造作也不會不同情罷！

你若承認我這段論證，然後可以討論愛的無抵抗主義的問題。

我所謂愛的無抵抗主義，其內含與絕對的戀愛自由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前者是以一方為主之名詞，後者則為兩方共通的名詞。這就是說：我們對於所愛的人，以絕對的自由為原則而以無抵抗為手段。再明白說，倘若我對於我所視為愛人的人真正相愛，便無條件地愛他。若果他因我之愛而以愛相報，我們自然是結伴同向愛的天國中去旅行；無論前途平坦或險惡，其責任均共同分擔；倘若我愛他而他不以愛相報，我果真愛他，也便照常愛去，若不愛他，他便真愛我，我也不勉強報之以愛；若果我與他曾經相愛，不論時間之長短，中途

他不愛我，我若眞愛他，也仍照常愛去；我若不愛他，也決不因其曾經相愛而仍勉強相愛。換句話說：我與我所愛者之愛與不愛，都一秉個人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外來條件的拘束，也無利害的計算，更無將人作物而要永久佔有之的野心。

你看到我這段話，便會發生很大的疑問，以爲這樣一來，愛情不是全無保障否？今日我愛張三，明日我愛李四，後日我又愛王五，不獨對方之人無保障，就是自己也嫌其太麻煩。我老實告訴你：要說愛情無保障便全無保障，若說他有保障最可靠；而且你能眞正瞭解愛的意思，也決不容你今日愛張三，明日愛李四，後日又愛王五。——雖然也有終身找不到一個愛人，或者在同一時間可以找着幾個可愛的人而均有深摯的愛情的事實。

你若以爲愛情的保障是社會的裁制，法律的審判，則此種保障絕對無用，你大概是知道要行民法關於夫婦離合的判決案，法庭不能強迫執行的事例的。立法的人所以這樣規定，雖然未見得他能瞭解愛的性質，但最少他總能明白愛情不能由第三者強爲離合的事實。我也知道社會的習尙能支配人的生活，更知道中國社會的習尙，常常強迫無愛情的男

女，共同混過一生。然而這決不是情愛的保障，只能使他們身體受桎梏而已，他們的愛的靈魂仍是飄茫於宇宙之中，遇有可以施愛者便自然與之結合，即犧牲生命亦所不顧；即無機會施愛，也將如精神分析學者所說而以化裝遊戲從別方面表出之。社會裁制有什麽用處？

然而愛情有最可靠之保障，而且是不假外求的——就是愛情自身。我相信人是能感受刺激，而且遇有刺激便會發生反應的。你眞愛某人也許你用盡種種方法施愛，而他完全不以你所預期的反應給你。可是他如果經過自由意志的決定而報你以愛，你們彼此的愛便有了交際，決不會無緣無故便拋棄你。你或者要說：現在的青年男女常有「今日共生死，明朝若路人」的事情，何能保障既經相愛，決不會無緣無故拋棄呢？你所舉的自然是事實，然而你要知道：第一所謂「共生死」未見得是眞由於愛極所發生的結果，恐怕是「欲」在那裏鼓動；第二要知道愛是進化的：若果某某曾經眞相愛，而中途忽然有一方改變，必有其改變的原因；分析起來，自然很複雜，或由於金錢名望不滿足，或由於感情有破綻，或由於發現對方人格上之缺點，我們要列舉也無從例舉，但歸根說來，都是由於愛的條件有缺憾。

倘若能補充此缺能便無從發生變化。你或者又要說：各人所處的環境不同，思想隨時變遷，精神上的條件之補充已非易事，若係物質之條件如財富之類更有絕不能補充者又將怎樣？我也曾看見許多青年男女因物質欲望之變遷而致中途拋棄所謂愛人者——女子尤多。然而我相信平等的性愛最少須要以共同的理想為結合的重要條件。人雖然要金錢為維持衣、食、住、的代價，雖然在現在的社會之下，未見得人人能遂其所生，可是物質生活最低限度的維持，究不是絕不能解決的問題。倘使兩性間有共同的理想，什麽甘苦都可以共，就是物質上供給不豐富，效顏回之安貧樂道，亦是應作而能作的事情。而況男女處於平等地位，除了特殊情形——如生育與疾病——誰也不應要誰供給，更無所謂財富之比較而變更愛情的事實。倘若因一方思想變化而他方要想繼續維持其類似——我不說一致，因我以為世界上無一致的事情——的生活，除了努力自求進步切實追隨而外，惟有立即拆散，用不着勉强敷衍，更用不着憤而走險。倘若兩性之愛真以共同理想為結合的主要條件，又能時時努力創造互求進步，就有意要牠改變也不容易，更何有今日愛張三，明日愛李四，後

日愛王五的事實，你怕你的愛人對於你的愛有變化，我請你首先注意分析你們相愛的條件是否以共同理想爲基礎；第二請你時時求理想的進化，使他不願不愛你。倘若要以威力强迫人不能不愛你，我敢說：你的罪惡最少等於剝奪他人意志自由的一切「閥」。倘若某某男女之相愛，不以共同理想爲基礎而以物質上之供給爲條件，則財富之比較級無限制，感情的變化也無限制，實際上不過是物欲在那裏支配，根本無所謂愛，更說不到愛的條件之補充。

你或者要說：這樣的無抵抗，在理論上雖然說得通，事實上恐怕未必辦得到。你果有此疑問，我很佩服你的思想周到。但是你所疑的未必是事實。現在且與你講事實罷！

倘若你效英雄豪傑之言，說愛是要有抵抗的，我且問你抵抗的方法如何？效果在那裏？若說某人不愛你，你也以「不愛」報之，抵抗是抵抗了，可是你由愛到不愛，你的目的早已變了；若說某人不愛你，你用殘暴的手段將他置之死地，如金□之所爲，則愛的對象已消滅，就是你自己不死，也無法達你的愛的目的。可見這兩種方法是不適用，而且根本與愛之本

實相反。倘若你說某人既經愛你之後，你便用種種方法禁止他與他人發生關係，或以權威脅制他，使之不敢愛第三者，或卑躬屈節「脅肩諂笑」以求得他的歡心，而使之不忍愛第三者：這些方法，在某種情形之下，自然可以發生效力，然而你果這樣主張，實在把你和你所愛者的人格都抹殺了，卽能如你所預期，亦只是些偵探式、奴隸式的苦悶生活，離愛不知若干萬里。你以你所愛者不與他人往來或不敢、不忍愛第三者，就是在那裏愛你嗎？我勸你決不要這樣想。因爲能禁止、脅迫、覊縻他的身體，決不能範圍他的精神；也許你們正在談話甚至於正在性交時，他的精神早已注在別人身上；或竟把你當作別人的替身而實行借以宜洩其潛在的情感。倘若你的禁止，脅迫、覊縻的勢力有變化，他的潛意識突圍而出，便會立卽與你脫離關係乃至成爲仇敵。所謂禁止、脅迫、覊縻的方法又有什麽用處？

「抵抗」的方法既然得不着性愛，而性愛又是我們生活上不可缺的要素，我以爲我們要得兩性間的眞愛情，只有極端的戀愛自由，將一切束縛盡行解放，彼此極力尊重對方的人格，互採無抵抗主義，以期愛的實現！

我的話你或者以爲過於迂遠，然而今日的我卻以爲這種迂遠的事就是青年所應當努力的，不知你以爲何如！

舒新城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錄　中學生的將來

——在紹興浙江第五中校講演——

一

我這次到紹興，是考察江浙皖三省的中等教育便道過此的，目的只在「考察」，所以沒有預備講演。我原定今日上午去杭州，因貴校開全體停課的辯論會，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所以留住半日改於晚間起行。方校長初約我和諸位談話，我本不答應；後來聽得辯論會諸位一番宏論之後，却到有幾句話要向諸位說說。這一次的談話，可以說是臨時的感想。在這「感想」之中，或者有些要開罪諸位的地方，還請諸位原諒。

二

今日談話的題目，姑定為「中學生的將來」，共分作四項講：一、一般人與中學生對於「中學生」的觀念，二、從統計上看出中學生的地位與責任，三、中學生將來的出路，四、中學

生怎樣解決自己的問題。現在先講第一項。

中國有中學校的名稱，以一八九八年上海南洋公學的附屬中學爲始，到現在不到三十年，時間上可算是很短。但「中學生」三字卻有了特別的意義，就是中學生爲「社會中堅人物」。「中堅人物」四字在一般人看來，有下列幾種意義：

(1)有充分的學識，能主持社會上各種事業。

(2)有良好的行爲，能得社會上多數人的信仰，爲多數人所依歸。

(3)社會上發生事變時，能主持正義，指導羣衆。

(4)社會上有應興革的事情，能以身作則，竭力進行。

(5)無論何時，均能以公衆福利爲前提，處處爲公衆謀幸福。

在中學生自身看來，除上述者外，還有幾種特殊的意義如下：

(1)在學識上，小學生知識較淺，不足以領導羣衆，大學生學識又太高，亦難爲羣衆所瞭解而使之適從，只有「中學生」間於二者之間，上有瞭解專門學識的基礎，下又足以使羣

衆瞭解其言行民主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都當植立於民衆意志之上，「中學生」在一切活動中當然爲重鎮。

(2)現在社會上各種事業雖然趨重分工，但無論治何種職業，都要有充分的常識，「中學生」受了較高深的普通教育，常識自然充足，能擔任較高等的職業，在職業界亦可爲重鎮。

(3)「中學生」因受過相當的教育，對於世界潮流國家事變有相當的見解，並且係中產階級，有餘暇時間與聞政治。以其識力與地位可以左右國家政局，在政治上也可爲重鎮。

一般人與中學生自己對於「中學生」都有這樣重視的觀念，所以諸位辯論中談到「中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責任，與改造社會國家的意見很多。我坐在下面聽着覺得很有興味，並回想到十四五年前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情形——差不多也和諸位相同，不過所講的是「排滿」罷了——深與諸位表同情。

三

一般人與中學生自己對於「中學生」既然都有這樣重視的觀念，「中學生」對於社會與國家所負的責任很重，自然是不待言的。「中學生」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如何？應負的責任怎樣？我們可以從統計表中看出來。據中華教育改進社去年(一九二三)的報告，全國公私立中學校(一九二二——一九二三)與教會中學校(一九二〇)的學生共一一八・五九八人，而全國人口據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郵務局的調查共四四七・一五四・九五三人(京兆區之一縣及蒙古與南滿所屬之一縣及西藏未列入)，差不多要四千人纔有一個「中學生」，在數量上我們知道每個中學生是由四千人中間選擇出來的，就是四千人中間的代表。古人說：『智過十人者為傑，智過百人者為俊』，現在的「中學生」為四千人中之選，其智當過四千人，可稱為傑中之傑，俊中之俊。「中學生」在社會上的地位既如此尊貴，無怪乎一般人都重視他。可是重視雖被人重視，但是責任卻又不小，因為四千人中只有一個「中學生」，其餘的三千九百九十九人雖然照統計上也占半個中等學生——如師範，甲種實業學生之類，共六〇二〇六人——三分之一個高等學生——共

三四八八〇人——可以負一部分責任，但他最少亦當對於三千人以上的行爲、知識、生活種種方面負指導、改進的責任。諸君現在在校求學，有父母供給經費，有師長指導學行，遇有問題，亦自命不凡地發些動人聽聞的議論。殊不知眞正到社會上做起事來，切實替三千人以上的行爲生活各方面負指導改進的責任，却是很不容易。即就學校講：校長爲一校的主宰，對於學校要負較重的責任，但一校不過三四百學生，並有二十以上教職員幫同治事，倘有許多不能使學生與社會上一般人滿意的地方，倘使我們要實行去指導三千人，其困難更可由推想而知。由此我們知道負責是件不容易的事，替多數人負責，尤其困難。

「中學生」的地位與責任，一般中學生——尤其是現在的中學生——大概都曾知道，至於怎樣對於一般人負責任與負責任困難的地方，却是許多中學生不大瞭解而且不大留意的。十四五年前我在學校讀書，很留心國家的事變，並極歡喜講「排滿」，那時的神氣，常以爲「治天下易如反掌」，對於學校的規律生活不大滿意，常作出越軌的動作。這十幾年來教育自然有許多進步，但中等學校的風潮，在報紙上還是「不絕於書」，有許多人

以爲「中學生」太壞中學校太難辦，因而發生消極的論調。其實中學生正是青年期，感情盛、欲望強，而對於社會上各種事業的經驗又不十分充足，遂常憑理想作事。等到實際上發生困難之後，又極容易流於消極。倘無相當的指導，青年每因偶然的不幸而致遺誤，這是我們負中學教育責任的人所當注意的。諸位現在還是學生時代，從今日辯論會中的言論看來，有許多與從前中學生的行逕相合，所以不揣冒昧，與諸君進一步談談對於社會上怎樣負責的問題。

四

「中學生」要對於社會上負相當的責任，首先要問從何處下手。換句話說：「中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做什麼事，有什麼事可做。

若問「中學生」畢業後作什麼？我想諸位將不遲疑地答復說「升學。」「升學」恐怕不僅是諸位大多數預期的目的。並是諸位的家長送諸位進中學的目的；或更可以說「升學」是社會上一般人對於「中學生」的期望，並是主持中學教育者的目的。但實際上

這目的能有若干達到。我們且再從統計表上去研究。

據中華教育改進社統計，全國高等學生共三四・八八〇人中等學生、——師範甲種實業等在內——共一八二・八〇四人，以此比例計算中等學生升學的可能量只百分之十九，即使甲種實業與師範學生的升學者較「中學生」少，但以二分之一爲比例，「中學生」的升學可能量還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其餘百分之七十七又怎樣？由此我們可以得着兩個結論：

1.一般人與中學教育家、中學生，平日以「升學」爲「中學生」唯一出路的觀念要打破；

2.現在的中學應當怎樣改革？

這兩個結論，是提出來供主持中學教育者與「中學生」作參考的，我們可以不必深論，現在且再研究這不能升學的百分之七十七在社會上作些什麽？

這不升學的百分之七十七到底在社會上做什麽，因無精密的統計，我們當然不能爲

確切的斷定。不過就我們日常經驗所及與一部分統計的情形看來，不升學的中學畢業生，大概有下列幾種出路：

一、小學教師包括藝師初等教育機關各項職員與縣教育行政人員

二、出版業新聞業的中級或高級職員；

三、高等教育機關或行政機關的佐理員；

四、工商業界的中級職員；

五、鄉紳；

六、軍士；

七、小政客小軍閥——卽依傍政客與軍閥爲生的無業流氓。

以上七項雖然不能包括未升學之中學畢業生的出路，但大致却相去不遠。今年這兩個月之間，我曾考察過公私立與教會設立之中學三十餘處，每到一校，都給一種調查的表格請學校的塡寫，現在雖未詳細統計，但各校未升學之學生出路，差不多均以服務於小學

教育界爲最多。據徐州江蘇第十中學的精密統計，升學與作小學教師的人數相等——畢業共九十人，升學與小學教師各二十五人——就服務於教育界的總數計，反超過升學比例率百分之七——另有服務於教育界者六人合占百分之三四·四，升學只百分之二七·七——占未升學者總數將二分之一。該校在江蘇師範教育發達的地方，升學量又超過「均數」服務於教育界者尙且如此，其他師範教育不發達與升學不便的僻遠地方的情形，可以推知——據我個人經驗所及，中學畢業生之服務於教育界，除滬寧杭各地特殊的中學校外，大概都達到未升學者總數二分之一上下。

中學畢業生服務於教育界者既然達未升學者總數二分之一上下，則其餘二分之一分配於第二種之下之六種出路爲數當甚微，似乎不發生什麽問題。可是這幾種出路卻不如「服務教育」之全國相似——比較的——而有地域的區別。中學畢業生之在出版界新聞界作職員者，以江蘇、浙江兩省爲最多——因上海介二省之間，而爲全國出版與新聞事業之中心——各大都會如北京、天津、漢口、廣州等次之，文化較發達之各省都會又次之。

至於邊省的都會與內地舊日府屬之中學畢業生，則絕對無參與此類事業之機會。同在出版界與新聞界服務，而職務有高下者：一因各人能力有高下，二因地方文化有優劣。

中學畢業生在高等教育機關與行政機關爲佐理員者比前項較爲普遍；但在行政機關服務者又以內地爲較多。這是因爲：一、由於人才的缺乏；二、由於內地父老「讀書求官」的舊觀念重。

中學生的第四項出路仍以交通發達的區域爲多：因爲中國本是小農制度的國家，近數十年來與歐美交通，交通的都市始受其影響而有一部分新式的工業與商業，可以容納一部分「學生」的職員；內地則無此需要，而且父老因交通不便之故，對於「讀書求官」的成見不破，中學畢業生就要入工商界，亦非環境所深許。雖亦有從事於此者，但只能看作例外。

鄉紳更是內地中學畢業生的重要出路：交通區域的中學畢業生雖也有作鄉紳的，但因爲教育發達之故，中學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尚未見得「登峰造極」，而且比較易於尋謀

職業，亦無暇專門作鄉紳。內地教育不發達，中學畢業生在地方上常爲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可以支配地方上事務，加以中學校現在尙以舊日之府屬爲單位，學生求學都要集於都市，生活較鄉間常高數倍，家庭能遣子弟入中學者，大概家資比較充裕，父兄在地方上也大半是「有體面」的人；子弟畢業後，因無生計上的壓迫，便「席先人之餘蔭」而爲不生產之「團首」、「團總」、「區總」、「市鄉公所職員」、「縣議員」等等。純良自愛者爲地方上「排難解紛」，不良者依附勢力，敲詐鄉民。此種現象湘西湘南之各縣極普通，故敢斷定內地中學畢業生多以此爲出路。

中學畢業生充當兵士，好像是極不近情理的事情，因爲就普通的現象講，中國現在的「軍人」，幾爲人人所痛惡的東西，而以中學生爲尤甚。今日辯論會中有以「裁兵」爲題目，講得兵的弊害，固然是「痛哭陳詞」，就是其他諸人的演講，有牽及兵的地方，也有「髮指」的氣概。諸位既然深惡「兵」，其他中學生也大概相似。何以畢業後而有充當兵士的。但由江蘇第十中學的統計，九十個畢業生中有三人作軍人的，已占畢業生總數三十分之

一；而我在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任職時的三位河南畢業生之中，竟有兩人投入馮玉祥軍隊之下充兵士。他們充當兵士的歷史很可以供中學教育者與現在的中學生之參考，故更爲簡單述之：他們並不是夙意要作兵士，也並不是不痛惡軍人，家庭境況都很好，更不是要甘當兵維持生活的。他們是因爲畢業之後，屢次投考大學不取，歸家既有「無面見江東父老」的情緒——並且在都市生活慣了，回去雖無衣食之虞，却也過不慣素樸的生活——謀他事既無適當的能力，又無適當的機會，尋思不已，只有充不費資本，不要專長的兵士爲最後的解決——學校十餘年的教育，學生若干年的志願，竟不能戰勝短期環境壓迫的勢力，中學教育家與中學生可不注意嗎！

以上中學畢業生五種出路之中，前三項可稱是正當的職業，後二項不能列入職業之中，但在某種範圍以內，還於社會有多少裨益——如鄉紳調解是非、改良鄉民，兵士防禦盜匪、捍衞國家之類——至於小政客、小軍閥完全以依傍自私、自利的政客、軍人，以挑撥是非、擾亂治安爲生活的途徑，無論在何時，無論治何事，都是有妨社會秩序，使人民深受痛苦的。

這種人似乎不應當有中學畢業生，但在政局不定的省分中卻是常見的事實。他們所以要作這種不爲社會所重視的人，卻不是始願如此，也是受環境的影響而然的。換句話說他們在中學畢業了，自己認識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而因政治的不安，既不能歸家作「好百姓」，「又無「治生」的專長，加以「讀書求官」的觀念印於腦中，與政治舞臺上的「人」的印象——即執政者無特殊學識，只乘機會取得高官厚祿——之誘導，遂不惜犧牲其平昔的主張與志願而隨波逐流的想過不勞而穫的愉快生活，結果便走入這條路了，實際上他們還是可憐的！

已往的中學畢業生的出路與對於社會上所負的責任如此，現在的中學生，雖然不必盡如「前轍」，但由此也可以推知將來可走的路逕的傾向。這一段談話在實際上或者對於讀者有些「裨益，也未可知。

五

已往中學生的出路我們大概知道了，現在要問以後怎樣走法：抄現路呢？還是改變方

針？據我所見現路雖不都是絕對不可走的，但實際上却不易走，茲路爲分述於下：

中學畢業生除升學者外，以作小學教師者爲最多。這種現象，無論在個人在社會都是很不經濟的：因爲小學教育是與國運最有關係的，擔負此項責任的人應有適當的訓練，纔可以收應得的效果，中學生既未受師範教育的訓練，驟然擔任小學教師，自然有許多難於措置的地方，而中學生犧牲其原有的志願——入中學者大概志在升學——去作夙志不甚願作的事情，精神上的損失也很大。再退一步講：即使中學生於畢業後要去做小學教師，因乎日所受的訓練不同的原故，能力亦不能如師範生，偶然就職，能在學術競爭場中永久立足嗎？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其次在工商界作事，學識技能都不及實業學校的學生，雖說是正當的路徑，但實際上却難於勝任。

此外，前面所舉的第七條路——小政客小軍閥——是絕對不可走的，第五、第六兩條路——鄉紳、軍人——亦可以不必走：因爲「中學生」爲四千人中之傑出者，固然不可作擾亂社會的事情，並應當有直接或間接的生產的職業。第五六兩條路，雖然有時也於社會

有裨益，但終非生產的事業。這樣，中學畢業生可走的路爲第四第五兩條——出版界、新聞界作職員，高等教育機關與行政機關的助理員——可是要幹這些事情還有幾個條件：

1. 知識上要常識豐富、本國文字優長，有一種能看外國文書籍的能力；

2. 行爲上要能負責、耐勞；

3. 態度上要能和靄處羣。

倘若不願走這兩條路，而要走第二第四兩條路亦未嘗不可，但在學校時便決不可泛泛然過去，或專門作預備升學的工夫，應當預先決定個人志願，於選課時注意教育或工商業的科目，並隨時練習其基本技能。

近來許多中學生開口便是國家大計、社會問題、某主義、總解決、犧牲、奮鬥種種空蕩而抽象的論調，對於個人立身的根本問題，反以爲是卑不足道的事情。及至與社會實際接觸的時候，因平時無適當的預備之故，往往發生極不好的兩種現象：一、因物質慾望過高，生產能力不足以副之，於是作不正當的事情，不惜犧牲他人，擾亂社會，以達其不當有的目的；二、

不勝環境的壓迫，流於消極的厭世，甚而至於自殺。我們深知道現在社會不良，應當改革的地方極多，但改革要有方法，要有入手的地方：若徒空談改革是無用的。有許多人主張先從社會總解決做起然後及於個人，我則以爲社會是由個人構成的，社會對於個人誠有很大的影響，但要自濟於社會改革家之列，却非先從個人做起不可。個人最要的根本問題，是有正當的職業：一面能解決個人的生計問題，不使社會受累；一面能增進社會的生產率，便個人救助社會。倘使自己無適當的生產能力，生活上站脚不住，空言社會改革，結果不僅使社會受累而已，並且不能戰勝環境的勢力，而爲環境所屈服，所謂「改革，」反成「同化，」到底有什麼用處！

有人說：倡言社會改革的人，應當從大處着想。何必在這區區個人生計問題上計較；況且「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是我國固有的明訓，又何必注意於此。其實這種「讀書作官」的傳統觀念，就是我國社會上致亂的重大的原因。試想大家不治生，社會上的生計，到底怎樣維持？亡友楊君亦曾從前極力主張無職業的人不

當投入革命團體某君謂中國的學生大半都是預備將來做內閣總理宣布大政方針的大人物，從不想到怎樣做事務官所以國家一切事務都無秩序，都無系統。這兩義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換句話說：我們要爲社會改革家，必得自己有正當的職業；要做主持國政的大人物，必先知道各部分的小事情。這是從下而上的辦法，諸位或者以爲是「老生常談」但現在許多的中學生却很需要這種「常談」。

以上是講「中學生」要爲社會盡責自己要先有適當的職業，在社會上能站得脚住；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在學生時代決定志願，預備適當的學識與技能以便他日應用。其次還有兩事在一般中學生中也是問題：一、怎樣滿足知識慾，二、職業怎樣才與地位相稱。

現在的中學校既是以升學爲主要的目的，中學生之入學校，便有「升學」預備的志願，實際不能達到目的以後，心裏特別憂憤，有些甚至於走入極消極的路子。其實學問不盡由學校得來的：有機會能升學，固然很好；卽無機會或家境不能升學，於畢業後，一面在社會上服務，一面繼續自己努力研究，也未嘗不足以得適當的學問。我們還要知道：學問是經驗

的積累；在學校讀書不過是間接取得他人的經驗，與社會各方面實際接觸，對於自然界、人事界各種現象隨時加以觀察、實驗，才是直接的、最可寶貴的經驗；而且中外的學問家如達爾文、梁啟超之流全是自己繼續努力得來的——即我現在這點知識也大半是自己於離校以後求得的——只要我們有求學的方法（此當另講）把宇宙當作一個大學校，繼續不斷的努力研究，雖不敢說一定比「升學」的知識高，但亦可滿足個人求知的欲望。升學既不是唯一求知的門徑，不能升學者又何必不自己努力而徒然作無謂之懊喪。

我國因政治關係，社會上一切事業都無秩序，有才不見用者固然不少，但也有許多青年是由於不問自己能力、不肯耐苦而專為「地位」上之計較以致無事可作的：這卻不能不望青年自己反省。現在許多工商業地方不願用學生，即我自己去年暑假有事請人相助，也經過三四個中學生不能成功。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自視過大、不肯耐勞」八字。其實到社會上無論作何種事業——資本家在外——都沒有不費力的，而且任作何事都要有相當的經驗，始能不壞事，初由學校出來的中學生，既無治事的經驗，自不能不從小處

練習起。倘若自視過大，不肯任勞、不肯作小事，無論初入社會的信用不足，無人以大事相託，卽有之，也以無經驗故而無所措手足；若果對於小事負責，逐漸積累經驗，逐漸擴充能力，時間稍久，自然有大事可作。

我們再進一步問許多青年何以自視過大、不肯小就，大半是由於物質欲望過高，「小就」不足以達其揮霍的目的，幾經波折之後，遂致於不惜犧牲公衆福利以謀個人愉快。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是歷來「讀書人」的貴族觀念所誤。所謂「讀書人」者是「治人」，「食人」的階級，生活必定要特別優於一般平民。加以現在的中學校大半都設立於都市地方，在都市奢侈慣了，過不得鄉間朴素的生活。所以許多青年在未入中學以前，鄉間的房屋可以安居，數十里以至數百里的路程可以「徒步」，放牛炊飯等事可以自作，蔬菜糙米可以安食；等到中學畢業以後，自視地位甚高，生活也因而提高，從前所能安居、安食、徒步、自作者，現在均非改革不可，而有「居必華屋」、「食必珍饈」、「出必高車」、「事必供張」之概，區區自費勞力之小事情，自然是不屑幹了。其實「中學生」爲四千人中之特選，在責任

上雖當爲社會造福，但實際還是一個平民：凡平民能過的生活，中學生也可以過，凡平民能耐的勞苦，中學生也應當能耐。況且改造社會應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吃苦固然是應當的，「幹小事」更是了解社會情形的方法，又何嘗不可作。所以我最後還有兩義奉告諸位：

一、處己須具平民的精神，治事須耐勞負責；

二、以宇宙爲大學校，繼續不斷地研究學問。

自己有上述的精神治適當的職業，先在社會上立得脚住，一舉一動，都可使社會上發生好影響，那時就不說改革社會，社會已蒙其福，社會問題的大部分即已在個人問題中解決了；倘若不務實際，專重空論，一與社會接觸，個人主張即將失其重力，爾時不僅個人問題不能解決，即改革社會的熱願也將付之東流了！

這些大半是我七八年與中等男女學生接觸的夙感，今有機會得與諸君談談，或者有不免開罪的地方，還請諸位原諒！

十三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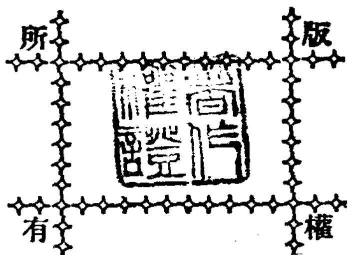
致青年書（全一冊）



定價

（外埠另加郵匯費）

民國二十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
民國廿一年四月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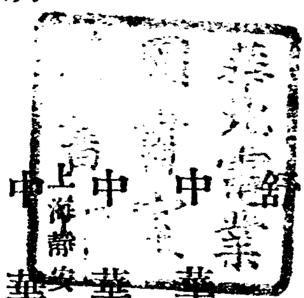


著作者　舒新城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六一九八）

註冊商標

